DS
735
A2Y86
1771a
v.53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400/12
ASIAN COLLECTION

羣臣揣測宦官意指遂共議建儲其為碌碌因人槩可想見至有貞議請復立沂王他日復辟之謀機已隱伏王文則云焉知誰屬猶是賜金時故智膠結于中可見彼此各懷私意何曾以國事為念而維禎舉筆更遂為擇且昌言吾輩欲貪寵利嘗心恬不為怪大臣鄙謬若此尚得謂具有人心者乎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五

明

景皇帝

丁丑景泰八年、英宗皇帝天順元年。考是年。正月壬午。英宗復辟。丙戌。改元天順。今依朱子綱目。書唐中宗及分注睿宗例。大書景泰八年。而以天順元年。分注其下。春。正月羣臣請立太子。不許。

帝不豫。百官問安左順門。太監興安出謂曰。公等皆朝廷股肱耳目。不能為社稷計。日日徒問安。何益。衆嘿然。都御史蕭維禎副都御史徐有貞退語諸御史曰。若皆知安意否。僉曰。安謂早請建儲耳。維禎有貞曰。然。乃謀請復沂王為太子。議于朝。大學士王文曰。今只請立東

英宗北狩蒙塵本為奸璫所誤返國而不聞返政景泰之戕君貪位實非人情天理所安則羣臣思戴英宗固為合于大義第景泰病已危篤神器豈能懸而無所歸舍英宗又將誰屬

宮。焉知上意誰屬。學士蕭鎡曰。沂王既退。不可再也。乃共請建元良為太子。維禎舉筆曰。我欲更一字。因更建為擇。笑曰。吾帶亦欲更也。越四日。上之詔曰。朕偶有寒疾。十七日當早朝。所請不允。

武清侯石亨。右副都御史徐有貞等。以兵迎上皇于南宮。遂復位。以有貞入內閣預機務。下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及大學士王文于獄。

先是。帝輿疾宿南郊齋宮。十三日戊寅。召石亨至榻前。命攝行祀事。亨見帝疾甚。退與都督張軏子。玉次及曹吉祥謀立太子。不如復上皇。可邀功賞。軏。吉祥。然之。以告太常卿許彬。彬曰。此不世功也。彬老矣。無能為。盍圖之徐元

使能靜俟少時廷臣共迎復辟寧得謂非名正言順乃徐有貞石亨張軏遽爲奪門之計行險邀功不顧其主之躬冒危禍其事雖濟而其名則不可居况有貞前倡南遷之議彼時豈復知有英宗南城之舉止圖一已勳封並非繫懷君國且藉手以洩私忿屠戮忠良有貞方自負不世功臣不知實千古罪人耳

玉字。有貞冀曰。亨軏夜至有貞家。有貞大喜曰。須令南城知此意。軏曰。已陰達之矣。有貞曰。必審報乃可。越二日。亨軏與吉祥矯太后制。夜復會有貞所。軏曰。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升屋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會明日。帝將視朝。門早啓。有貞以三鼓即至朝房。亨軏等率羣從子弟家兵。混同守禦官軍並入。明舊史云。有貞令軏等詭言備非常。勒兵入大內。亨掌門鑰。夜四鼓。開門納之。既入復閉。以遏外兵。考明制。皇城門鑰內監掌之。石亨乃總兵官。不應掌門鑰。且是日早朝。百官咸集。若門啓復閉。何由得待漏闕下。邪說本視允明蘇材小纂。不足據。今依天順實錄。羅通奏輯。天色晦冥。軏等惶惑。有貞趣行。軏顧曰。事濟否。有貞大言曰。必濟。進薄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見上皇于燭下。上皇問故。衆俯伏請登位。乃呼進輦。兵士惶

遽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行。上皇顧問諸人姓名。至東華門。門者拒弗納。上皇曰。朕太上皇帝也。遂入。至奉天門。升座。時百官咸待漏闕下。忽聞南城呼譟震地。咸失色。須臾。鳴鐘鼓。有貞出號于衆曰。太上皇帝復位矣。趣入賀。百官震駭。入謁。上皇曰。卿等以景泰皇帝有疾。迎朕復位。其各任事如故。羣臣呼萬歲。紀事本末云。景帝聞鐘鼓聲大驚問左右曰。于謙耶。既知爲上皇。連聲曰。好好。遂命有貞以右都御史兼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命陳循與有貞草詔諭羣臣。日中。御奉天殿即位。于謙甫聽宣諭畢。即班執之。與大學士王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同下獄。

以許彬。薛瑄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景泰篡據大位。自爲千秋公論所不容。英宗既已復辟。固不妨包荒以示大度。況據事宣布。曲直自明。何必嘗口肆譏。語傷忠厚乎。總由有貞欲自暴其功。故于此詔及廢郕王制。皆詆之不遺餘力。小人務逞其私。而罔顧朝廷大體。即此可覘奸邪心術矣。

彬以石亨薦。瑄楊善所薦也。

改元。大赦。

詔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大赦天下。詔辭曰。衛拉特之變。乘輿被遷。文武羣臣。已立皇太子奉之。豈期監國之人。遽攘當宁之位。又曰。旋易皇儲而立己子。惟天不佑。未久而亡。初失德之良多。致沈疾之難瘳。徐有貞所撰也。

錄奪門功。

封石亨忠國公。張軏太平侯。輗文安伯。楊善興濟伯。進徐有貞兵部尚書。予太監曹吉祥等錦衣衛世職。有貞意未慊。數請于亨曰。願得冠側注也。武弁。從兄後。亨入言之。尋封武功伯。太監興安。見有貞等俱邀封賞。言于帝曰。當日若附和南遷。不知置陛下于何地。又安有奪門功邪。帝不應。後數日。言官爭劾安黨逆。宜斬。帝宥之。第罷其司禮監而已。

殺于謙。王文。籍其家。戍陳循。江淵。于鐵嶺衛。斥蕭鎡。商輅。爲民。

先是。徐有貞。石亨等。旣定議迎復。有貞恐亨等中變。乃于次日。詭辭以激亨曰。于謙。王文。已遣人迎襄世子矣。又曰。帝已知君謀。將于十七日早朝。執君。亨大懼。謀遂決。及是謙文已下獄。有貞與亨等。嗾言官劾謙文。謀迎外藩。入繼大統。命鞫于廷。文抗辯曰。召親王。須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馬牌。內府。兵部。可驗也。辭氣俱壯。謙曰。亨等意如此。辯何益。都御史蕭維禎曰。事出朝廷。不承亦難免。遂文致其詞。以謀逆律定讞。坐極刑。奏上。帝猶豫未忍。曰。于謙實有功。有貞曰。不殺謙。此舉爲無名。乃

棄謙等于市籍其家家屬戍邊以千戶白琦言榜謙等罪示天下于是一時希旨取寵者率以謙爲口實云。謙性忠孝才畧開敏自遭寇變亡身憂國敵先後入犯卒不得逞皆謙功也爲徐有貞石亨輩所嫉遂及于難死之日陰霾翳天朝野寃之太后聞謙死亦嗟悼累日指揮多喇者本蒙古降人隸曹吉祥麾下以酒酹謙死所慟哭吉祥怒抶之明日復酹慟如故謙之籍也家無餘貲惟正室鐍鑰甚固啟之則皆上賜物也都督同知陳逵收謙遺骸殯之踰年始歸葬杭州逵故舉將材出李時勉門下者也。多喇舊作朶兒今改。

罷巡撫提督軍務。

石亨惡文臣節制武臣言于帝罷之。時王竑巡撫江北改浙江參政石亨等追論其擊殺馬順事除名編管江夏後帝于宮中得竑疏見正倫理篤恩義語顧左右曰竑所奏多爲朕也命還河州勅有司善視之。

尚書王直胡濙致仕。

直之言惟以優游林泉為樂蓋亦工于自謀者跡其長吏部凡十四年當土木蒙塵與景泰襲位皆親歷其事直雖未入參政府而身為六曹之長視國故頻仍漠不動念初未聞其出一謀發一慮依違苟全已乖大臣竭忠奉國之義乃以幸免遼陽之行為得計且樂以貽訓子孫不亦鄙哉

直溥皆以年老乞休。直年七十有八。溥年八十有一。並賜金幣給傳歸。

初直為侍郎以次當入閣楊士奇不欲也及長吏部凡十四年乃告歸時從諸佃僕耕蒔擊鼓唱歌諸子孫更迭奉觴上壽直嘆曰曩西楊抑我令不得共事我不能無望然使我在閣今當不免遼陽之行安得與汝曹為樂哉後六年卒年八十有四謚文端溥歷事六帝立朝幾六十年既歸三弟年皆七十餘鬢眉皓白燕樂一堂遂名其堂曰壽愷又七年卒年八十有九謚忠安

二月。廢景泰帝仍為郕王遷之西內。

以太后制廢之制曰庶次子郕王祁鈺性本梟雄邀據大位神人共怒既絕其子又殃其身疾病彌留朝政遂廢吾雖母子之至情于大義而難宥其廢祁鈺仍為郕王如漢昌邑王故事辭亦徐有貞所撰也

送歸西內皇太后吳氏復號宣廟賢妃削肅孝皇后杭氏位號改稱懷獻太子為懷獻世子欽天監監正湯序請革除景泰年號帝不從初正統二年京師旱街巷小兒為土龍禱雨拜而歌

英宗之言總因爲已私意而發不但不合出諸天子之口實令人鄙笑耳

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說者謂雨帝者。與弟也。帝弟同音。城隍者。郕王。再來還土地者。當復辟也。及是果驗。

罷團營。

從石亨言也。都督范廣素驍勇。爲于謙信任。石亨嫉之。張軏尤不相能。乃誣廣與謙同謀爲逆。殺之。軏又譖殺前昌平侯楊俊。以額森奉帝還時。俊不開關迎納也。後軏入朝。于路得暴疾。輿歸痛楚不堪而死。時皆以范廣爲祟云。

高穀罷。

王文陳循等皆誅竄。穀謝病。帝以穀長者。語廷臣曰。穀在內閣議迎駕。及南內事。嘗左右朕。其賜金帛。給驛舟以歸。穀歸。杜門絕賓客。有問景泰天順間事。輒不應。居四年卒。穀位至台司。敝廬瘠田。僅足衣食而已。成化朝賜謚文義。

以吏部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賢入閣位許彬薛瑄上與徐有貞共事帝深眷之未幾

進吏部尚書。

郕王薨。諡曰戾。

毀所營壽陵葬金山與夭殤諸王公主墳相屬妃唐氏等俱殉葬并欲令汪妃殉李賢以為不可乃止妃尋出居舊府時沂王已復儲位以妃前不欲廢立請于帝令妃得盡携宮中所有而出一日帝問太監劉桓曰記有玉玲瓏繫腰今安在桓言當在妃所帝命索之妃投諸井而對使者曰無之已而告人曰七年天子不堪消受此數片玉邪後有言妃出所携鉅萬帝命檢取之立盡。

明史贊曰景帝當倥偬之時奉命居攝旋正大位以繫人心事之權而得其正者也篤任賢能勵精政治強寇深入而宗社乂安再造之績良云偉矣而乃汲汲易儲南內幽閉朝謁不許恩誼恝然終于與疾齋宮小人乘

間竊發。不克以令名終。惜夫。

三月以袁彬爲錦衣衛指揮同知。

初。帝在迤北。彬周旋左右。一年之內。帝視彬猶骨肉也。南還後。景泰帝授彬錦衣試百戶。至是。進指揮同知。賜予優渥。時召入曲宴。敘患難時事。歡洽如故時。

復立沂王見深爲皇太子。

封子四人爲王。

見潾即見淸改名。德王。景泰中封榮王。至是改封。後之藩德州。又徙濟南。見澍帝第五子。秀王。與下二王。俱在南宮時所生。後之藩汝寧。見澤帝第六子。崇王。後秀王薨。無子。即就藩汝寧。見涭帝第七子。吉王。後之藩長沙。

韃靼保喇寇邊。

帝復位。即遣都督馬政等使迤北。賜故巴延特穆爾妻金幣。以帝在北時。巴延特穆爾敬護尤至也。保喇遜政等執之。而使使入賀。且請獻玉璽。帝敕之曰。璽已非眞。即眞。亦奚不祥物。獻否由爾。第毋留我使。以速爾禍。保喇不受命。遂寇延綏。都督李懋等敗死。犯寧夏。參將种興戰歿。又遣千騎屯大同邊外。窺偏頭關。帝命石亨爲將軍討之。亨至邊。無功而還。已而保喇勢盛。邊警迭至。帝憂形于色。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使于謙在。當不令敵至此。帝嘿然。乃復命安遠侯柳溥禦之。溥戰輒敗。而飾小捷以聞。吳瑾。克勤之子。

夏。四月。帝露禱于上帝。

以災異數見也。復命廷臣列軍民利病以聞。

襄王瞻墡來朝。

初帝之北狩也諸王中瞻墡最長且賢衆望頗屬太后
命取襄國金符入宮不果召而瞻墡上書太后請立太
子命郕王監國書至景泰帝已立數日矣及帝還京師
居南內瞻墡復上書景泰帝宜朝夕省問率羣臣朝朔
望毋忘恭順帝既復辟石亨等誣戮于謙王文以迎立
外藩帝頗疑瞻墡尋于宮中得瞻墡所上二書而金符
固在太后閤中乃賜書召瞻墡比二書于金縢比至宴
便殿特命百官朝王于館尋請還帝親送至午門外瞻
墡伏地不起帝問叔父欲何言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飢
渴願省刑薄斂帝拱謝曰敬受教

賑北畿山東饑

英宗遣官分路賑濟未嘗不猶恤民隱及林聰屢請發帑即應力予施行何必更召大臣入議而有貞輒倡言沮撓善政實不知其是何肺腸至里胥乾沒固不能保其必無但不知責成有司以察弊釐奸使窮簷均沾實惠而徒患奸胥之逐逐竟忘百姓之嗷嗷設非李賢力持大體幾致澤不下逮若有貞誠所謂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侍郎周瑄。字廷玉。陽曲人。賑北畿。僉都御史林聰賑山東。帝恐瑄聰巡歷不能周遍。復遣侍郎黃仕儁四川富順人。繼往。聰屢請發帑。帝召徐有貞李賢議。有貞曰。發帑賑濟。徒爲里胥乾沒耳。賢曰。慮乾沒而不貸。坐視民困。是因噎而廢食也。帝卒從賢議。時方遣使通西域。忠義前衛吏張昭上疏曰。畿輔山東。仍歲災歉。小民鬻賣子女。無有售者。轉死溝壑。未及埋瘞。卽成市鬻。望陛下用和番之費。遣使急賑。庶猶可救。報聞。

五月。彗星見。

是月。始見至八月。餘芒尚存。十月復見。

下御史張鵬字騰霄。淶水人。楊瑄字廷獻。豐城人。等于獄。并逮繫都御史耿九疇。字禹範。盧氏人。羅綺。

瑄印馬畿內。至河間。民遮訴曹吉祥石亨奪其田。瑄以

聞并列二人怙寵專權狀帝語閣臣徐有貞李賢曰眞御史也遂遣官往覆而令吏部識瑄名將擢用吉祥聞而大懼訴于帝請罪之不許未幾石亨自延綏還會彗星見掌道御史張鵬周斌字國用昌黎人等將劾亨吉祥諸違法事給事中王鉉聞之洩于亨亨乃先與吉祥泣訴于帝誣鵬爲已誅內監張永從子結黨排陷欲爲報仇明日疏入帝大怒遂收鵬及瑄御文華殿悉召諸御史擲彈章俾自讀斌且讀且對神色自若至冒功濫職帝曰彼率將士迎駕朝廷論功行賞何冒何濫斌曰此輩皆貪天功當時迎駕止數百人光祿賜酒饌名數具在今超遷至數千人非冒濫而何帝默然竟下瑄鵬及諸御

徐有貞與石亨輩始則倖圖爵賞比爲奸既得志則門戶各立互相擠陷勢不並容小人反覆兩無足深責獨是英宗既從有貞之言而裁制曹石又因二人之譖而疏外有貞輾轉意移茫無定見益致累小

史于獄。榜掠備至。且詰主使者。瑄等無所引。乃坐九疇締主謀。并逮繫之。

六月。下大學士徐有貞及學士李賢于獄。

有貞爲曹石（石亨。曹吉祥。攬權恣肆。時謂曹石。）所引用。既得志。則思自異。窺帝意亦徵厭二人。乃稍稍裁抑之。亨。吉祥不能平。數毀有貞于帝。帝方寵有貞。嘗屏人與語。亨。吉祥令小豎竊聽。故洩之于帝。帝驚問。輒對曰。受之有貞。且曰外間無弗聞。帝由是始疏有貞。及楊瑄張鵬獄起。亨。吉祥疑諸御史論劾。皆有貞主之。因并疑賢。二人遂同至帝前。具陳迎駕奪門功。因曰今內閣專權。欲先除臣等。不然。諸御史安敢爾。相與悲哭不已。帝心動。乃諭言官劾

遑其伎倆紀綱所在豈宜假手于人閣臣果圖擅威權即當宣示其罪以申明罰乃授意言官令其糾劾不幾卯同列之相傾軋乎

有貞賢圖擅威權。排斥勲舊。遂並下獄。

大風雷雨雹。

大風震雷發屋拔木。雨雹大如雞卵。擊毁奉天門東吻。正陽門下馬牌。飛擲郊外。都人震恐。

以災變釋徐有貞李賢及耿九疇等降謫有差

風雹之變。曹石二家尤甚。大木盡拔。雹深尺餘。欽天監正湯序。本亨黨。亦言上天示警。宜恤刑獄。帝感悟。乃出有貞賢綺爲叅政。有貞廣東。賢福建。綺廣西。九疇布政使。江西。御史周斌等十二人爲知縣。楊瑄張鵬戍邊。賢未行。以尚書王翺薦。留爲吏部侍郎。楊瑄張鵬初戍遼東。尋遇赦還。或謂二人當詣曹石謝。二人不可。乃復戍南丹。

以通政司叅議兼侍讀呂原字逢源。秀水人。入内閣預機務。

原內端外和石亨曹吉祥皆敬之每大議事有不可據理爭未嘗詭言媚色徇人

禮部侍郎兼學士薛瑄致仕

瑄在內閣數月見石亨等用事歎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遂致仕去

以翰林院修撰岳正（字季方漷縣人）入內閣預機務

薛瑄既去帝謀代者尚書王翺以正薦帝亦素知正名召對文華殿稱旨（正長身美鬚髯帝遙見色喜既登陛問年幾何家安在何年進士正具以對帝連稱善曰爾年正强仕漷縣人又吾所取士正可輔朕）遂命入內閣以官小欲擢爲吏部侍郎兼學士會石亨進見帝語之亨曰陛下既得人俟稱職加秩未晚乃卽以原官入閣

秋七月。承天門災。

下詔罪己。勅羣臣修省。

進李賢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復入內閣。預機務。

石亨知帝嚮賢。雖恨賢無如何。乃佯與交驩。賢亦深自匿。非宣召不入。而帝益親賢。顧問無虛日。時帝亦厭亨吉祥驕橫。屛人語賢曰。此輩干政。四方奏事者先造其門。朕今一斷之至公。趨附者當自息。賢曰。願陛下制之以漸。時亨。吉祥猶用事。賢顧忌不敢盡言。每從容論對。所以裁抑之者甚至。

改許彬爲南京禮部侍郎。

彬性坦率。好交游。不能擇人。浮蕩士多出其門。及叅大政。欲杜門謝客。舊游惡之。競相騰謗。遂不安其位而出。

謫岳正爲欽州同知。尋下獄。杖戍肅州。

岳正以曹石恣橫擅權欲防其漸立意未嘗不善但披陳前席先以用計離間爲言于讜論嘉謀皆無所當及既承密旨自宜開誠切戒以庶幾稍遏邪心乃惟持微詞相構徒爲奸倖所輕兼失大臣處事之體

正負氣敢言。既爲帝親拔。益感激思自効。或爲匿名書。列曹吉祥罪狀。吉祥怒。請出榜購之。帝令撰榜格。正與呂原入見曰。爲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者。且事緩之則自露。急之則愈匿。帝是其言。遂不究。石彪鎭大同。遣使獻捷。下內閣問狀。使者言捕斬無算。不能悉致。皆梟林木間。正披地圖詰之曰。此地皆沙漠。汝梟何所。其人語塞。時亨吉祥恣甚。正言於帝。二人權太重。恐久不可制。請以計間之。帝曰。卽可以朕意告二人。正出見吉祥曰。聞忠國公欲伺公所爲。使至宜謝遣之。因勸吉祥辭兵柄。又詣亨諭令自戢。且云上使我告公如此。二人揣知正意。因詣帝前。免冠

且正果知二人之終將謀叛尤當定計誅鋤以其後患何轉欲保全終始出示主恩用意亦太左矣正因此遂爲奸黨所誣陷謹之不臧適成其爲迂儒之無用耳

請死。帝內媿慰諭之。而責正漏言。正對曰。臣觀二家。必以謀叛滅。臣欲全上恩。故令早自爲計耳。二人聞。益怒。會承天門災。帝命正草罪已詔。因歷數弊政無所避。亨。吉祥。遂摘詔語。謂正賣直訕上。帝怒。謫正欽州同知。入閣僅二十八日耳。既行。道瀕。以母老留家月餘。復爲尚書陳汝言潼關衛人。所劾。汝言。亨黨。正嘗言其不宜爲尚書。逮繫詔獄。杖戍肅州。方正被謫時。或有讓正以未信而諫者。正曰。上顧我厚。懼無以報稱。予奈何以諫官處我。後在戍所。帝念之。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正聞。自爲像贊。述帝前語。而末云。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其自信不回如此。然意廣才疎。欲以縱橫之術。離間權倖。反爲所噬。人皆迂而惜之。

大赦。

以承天門災也。

放徐有貞于金齒

有貞既出石亨等憾未已必欲殺之令人投匿名書指斥乘輿因奏云此有貞怨望所爲追執之德州下詔獄榜治無驗會肆赦亨等慮有貞見釋乃言于帝曰有貞自撰武功伯劵辭云纘禹成功禹受禪爲帝武功曹操始封也有貞志圖非望帝出示法司法司言罪當棄市帝以犯在赦前免死發金齒爲民

九月以太常寺少卿彭時兼翰林學士入内閣預機務

景泰初時入閣事具前尋丁繼母憂力辭不允明年兵事稍息得請終制及除服景泰帝命供事翰林院不復與閣事至是帝特召見仍命入閣閣臣爲帝親擢者時與

王振初因英宗寵任擅竊威權毒流朝右已不容誅及逞私意慫恿北征以致覆軍僨事危陷乘輿使其身尚存雖寸磔不足以謝天下復何足憫念之有乃英宗爲之立祠賜祀崇禮有加實由恒情好惡之外且以振之奸惡而祠額反以旌忠爲號是非顛倒甚矣

岳正二人而已。然帝方嚮用李賢。數召賢獨對。而賢雅推重時。退必咨之。時引義爭可否。或至失色。賢初小怍。久之心折。曰。彭公真君子也。

冬十月。詔爲故太監王振立祠。

帝憫念振。復其官。刻香木爲振形。招魂以葬。建祠祀之。賜額曰旌忠。羅綺赴廣西。過家未行。會磁州同知龍約自京還。與綺言天子爲王振建祠賜葬事。綺嘆曰。朝政如此。吾輩自應降黜。怨家聞而告之。帝大怒。立捕綺下獄。籍其家。成化初。始釋爲民。

釋建庶人文奎。

文奎。建文帝少子。永樂初。幽中都。號爲建庶人。帝憐其無罪久繫。釋之。帝先問李賢。賢頓首曰。此堯舜用心即也。天地祖宗實式憑之。帝意遂决。鳳陽。賜室宇奴婢。月給薪米。聽婚娶出入。文奎繫時方

二歲。至是已五十七。出見牛馬。亦不能識。未幾卒。

十二月。封太監曹吉祥養子欽為昭武伯。

戊寅 天順二年。春正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

汝言附曹石。由郎中驟進尚書。陰險貪墨。邊將皆出其門。得賄無算。始善徐有貞。尋與曹石共擠之。旣而又欲去曹石以自固。亟于帝前陳二人過惡。二人聞之大怒。嗾言官劾之。遂下獄。籍其家。贓數十百萬。帝召大臣入視。曰。于謙終始景泰朝。被遇若一。身死無餘貲。汝言官未久。何多耶。因連稱好于謙者三。亨等俛首流汗。不能對。

上皇太后尊號。

初。岷王徽煣請上皇太后尊號。禮部以非本朝故事。乃止。已而錢溥謂陳汝言曰。復辟之初。非奉太后詔。誰敢提兵入禁。今論功行賞無虛日。而母后徽號未加。寧非闕典。汝言以聞。帝大悅。會汝言敗。未及行。至是帝問李賢。賢曰。此莫大之孝也。遂上尊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明代宮闈徽號自此始。

夏。四月。太子始講學于文華殿。

自後日在殿之東廂。即所謂左春坊也。帝退朝。御文華殿。閱章奏。故令太子居此。

復設巡撫官。

時廷議復設巡撫。乃命戶部侍郎年富。字大有。懷遠人。巡撫山

東僉都御史程信。字彥實。其先休寧人。家河間。葉盛。李秉。字執中。曹縣人。巡撫遼東兩廣大同。秉持法公正。總兵官不樂。言其專擅。帝召還。尋以譖下獄。斥為民。

五月。徵江西處士吳與弼至。授左諭德。不拜。

石亨知衆論不容。欲引賢者為己重。謀于李賢。賢盛稱與弼學行。亨即屬賢草疏薦之。帝遣行人齎璽書。加束帛。徵與弼赴闕。比至。帝問賢。與弼宜何官。賢曰。宜以宮僚侍太子講學。遂授左春坊左諭德。召見文華殿。與弼辭曰。臣草茆賤士。本無高行。陛下垂聽虛聲。臣不幸有犬馬疾。今年且六十八矣。實不堪供職。帝曰。宮僚優閒不必辭。賜文綺酒牢。遣中官送館次。謂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與弼三辭。不允。乃請以白衣假讀秘閣

吳與弼累薦不起幾於高自位置及此而應命入京祇以勅書崇重之故雖非效終南捷徑而擇官而仕利祿之見究未盡除況與弼果欲行其志即宮僚盡心輔導未嘗不可展其生平安有一蹴朝班便加大用之理乃以除授未能滿志遽爾辭歸是仍以高官顯爵爲重而尹直刻本出自石亨之意即不必如瑣綴錄之詆譏而謂之出處純潔實不然矣

廷臣黨比當時固不能免誠使權不下移復于事之是非人之邪正隨時精察而整飭之自不慮羣下之

書。帝曰。欲煩秘書。且勉受職。居二月。與弼遂稱病篤。賢請曲從放還。始終恩禮。以光曠舉。帝然之。賜勅慰勞。賚銀幣。遣行人送還。初與弼在正統景泰朝。累薦不起。曰。欲天下治平。難矣。及是。以勅書崇重。意當大用。而宮僚無事。慮不得即行其志。故卒辭歸。方與弼之至也。李賢以賓師禮事之。推之上座。編修尹直至。令坐于側。直大慍。出即謗與弼。作瑣綴錄。言與弼嘗爲其弟所訟。又言與弼爲石亨跋族譜。自稱門下士。由是士大夫多訾與弼。而亨譜世固未有見之者。後儒爲辨其誣云。尹直字正言。泰和人。

秋八月。詔修一統志。

李賢等爲總裁官。書成。凡九十卷。

冬十月。李賢請罷錦衣官校刺事。不許。

帝慮廷臣黨比。欲知外事。倚錦衣官校爲耳目。由是指揮使門達豐潤人。僉事逯杲安平人。俱得幸。而杲更強鷙。帝

分朋植黨。英宗欲知外事而寄耳目于錦衣。實爲非策。若以臣工皆不足信。豈官校輩轉可信乎。刺事之端一開。而門達逯杲遇事生風。相繼爲虐。轉致貨賄公行。人罹荼毒。未幾而錦衣獄舍至不能容。復爲增廓。而英宗憒然不悟其非。如是而欲望政治清明。其可得乎。

尤委任之。杲遣校尉偵事四方。所至官吏震恐。多進聲伎貨賄以祈免。雖親藩亦然。無賂者輒被逮。每逮一人。必破數大家。四方奸民。詐稱校尉。乘傳縱橫無所忌。賢請撤還。帝不許。于是其勢益張。

己卯三年。春。正月。保喇犯安邊營。在榆林府定邊縣東北。有新舊二營。相去六十里。今以新營併入舊營。設都司駐守。石彪及楊信擊敗之。

先是。彪備敵大同。擊斬巴圖王。舊作把禿王。今改。搴其旗。封定遠伯。既而充總兵官。禦寇寧夏。至是保喇以二萬騎犯安邊營。彪與楊信擊之。連戰皆捷。斬其平章郭勒齊。追出塞。復大敗之。斬馘數百。獲馬駝牛羊二萬餘。捷聞。進彪爲侯。彪既屢立戰功。與亨並封公侯。勢盛而驕。多行不法。馴至于敗。

二月。遣御史同內官採珠廣東。

幸太監曹吉祥宅。

夏四月。方瑛大破東苗。即白苗。在貴陽府貴筑龍里諸縣界。

東苗干把諸等。攻都勻諸衛。命瑛率川湖雲貴軍。分四道擊之。所向皆捷。生擒干把諸。送京師磔之。瑛前後討川湖貴州諸苗。克寨幾二千。俘斬四萬餘。平苗之功。前此莫與比者。

秋八月。石彪有罪下獄。

彪自陝西召還。謀鎮大同。與亨表裏握兵柄。令千戶楊斌等奏保。帝覺其詐。收斌等拷訊得實。大怒。下彪詔獄。令門達鞫之。得其繡蟒龍衣及違式寢牀諸不法事。罪

當死。遂籍彪家。并逮其黨治之。彪事既發。言官將于朝班劾之。有泄于彪者。帝聞之。大怒。乃勑文武大臣。無故不得相往來。給事中。御史及錦衣官。不得與文武大臣交通。違者依太祖鐵榜例治罪。

冬十月。石亨以罪罷。

先是亨以彪下獄。大懼。請罪。帝慰諭之。亨請盡削弟姪官。放歸田里。不許。至是法司再鞫彪。因交章劾亨。招權納賄。肆行無忌。私與術士講論天文。妄談休咎。宜寘重典。乃罷亨閑住。絕其朝參。

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諸冒功者黜之。

石亨既得罪。帝以奪門事問李賢。賢曰。迎駕則可。奪門豈可示後。天位乃陛下固有。奪即非順。彼時亦幸成功

復辟正也而奪門之名則非正乃英宗覺悟之不疑皆由小人欲以此邀功而英宗亦從而歸德遂不復

審其詞之順逆李賢侃侃數言寔為中理其有裨于啟沃良多然賢既知位為英宗固有當景泰時何未聞舉此意密行規勸耶

耳。萬一事機先露。亨等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悟曰。然。賢曰。若景泰果不起。羣臣表請復位。此輩雖欲陞賞。以何為功。老成耆舊。依然在職。何至有殺戮降黜事。致干天象。招權納賄。何自而起。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益盛。今為此輩損削過半矣。帝深然之。乃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諸冒功得官者。自首更正。黜四千餘人。朝署為清。

詔霜降後錄囚。著為令。

每歲霜降後。三法司會同廷臣審錄重囚。謂之朝審。遂為永制。

庚辰 四年春。二月。石亨及其從子彪皆伏誅。

逯杲奏亨怨望愈甚。與從孫後等。日造妖言。且蓄養無賴。專伺朝廷動靜。不軌迹已著。廷臣亦言不可輕宥。乃下亨詔獄。坐謀叛律。應斬。没其家貲。未幾亨瘐死。彪僇于市。帝初緣亨復位。德之。亨無日不入見。卽不召。必假事以進。出則張大其言。在亨門下者。得亨語。卽揚于衆。以爲聲勢。朝臣奔走恐後。亨乃以貨之多寡。爲授職美惡。入之先後。爲得官遲早。時有朱三千。龍八百之謠。謂郎中龍文。朱銓輩。俱以賄被顯擢也。久之。干請愈甚。帝不能堪。以語李賢。賢曰。惟獨斷乃可。因勅左順門。非宣召毋納總兵官。亨燕見遂稀。所請亦漸有不從者。而亨猶不悟。恣横如故。逯杲本亨所擢。密受帝旨。伺亨所爲以報。而亨亦不知。彪本以戰功起家。不藉父兄蔭。然一門二公侯。所蓄材官猛士。不下數萬。中外將帥。半出其門。又謀鎭大同。爲天下精兵處。故人皆疑其有異志。遂及于禍。

夏。四月。大雨雪。

月餘乃止。

秋七月乙亥朔日食

下工部侍郎翁世資（莆田人）于獄貶知衡州府

蘇杭等府織染局歲造有定數帝遣內使增造綵緞七千疋世資請減之帝怒下錦衣衛獄貶衡州知府

八月韃靼分道入寇

保喇與鸞拉噶等分三道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總兵官李文（西番人）不敢出保喇直抵雁門至代朔忻諸州肆掠帝遣都督顏彪率師至紫荊關馮宗至倒馬關禦之寇稍引去

冬十二月釋徐有貞還里

有貞在金齒三年石亨敗帝謂李賢曰有貞何大罪爲

石亨輩所陷耳其釋歸田里有貞既歸猶冀復召時時自負常以鐵鞭自隨數起舞及聞韓雍平兩廣有功乃投鞭太息曰孺子亦應天象邪遂放浪山水間十餘年而死（韓雍字永熙長洲人）

辛巳五年春二月巡撫廣東都御史葉盛請罷採珠池從之

夏五月殺弋陽王奠壏（寧獻王權之孫）

逯杲誣奠壏母子亂帝遣官往勘事已白帝怒責杲杲執如初帝竟賜奠壏母子死焚其尸方舁尸出大雷雨平地水數尺人咸以為冤

下南雄知府劉實（字嘉秀安福人）于獄尋死

實居官三十餘年廉介愛民中官過郡多邀索弗與中官折辱之郡民大呼擁實去中官慚恚誣以罪逮下詔

逯杲敢以閨門曖昧之事誣蠛宗藩其虛實是非不容中立既以往勘得白即當治杲以反坐之條庶可少懲撿罔僅爾加以怒責姑息已深及杲迴護前非妄行執奏尤當窮究以核情偽乃竟偏聽杲言不復詳鞫輒以捕風捉影之獄枉坐無辜英宗庇惡失刑

梟益得橫行肆毒宗支且
崇其害則其他之冤濫者
又可勝計乎

曹石皆以奪門事倖功干
寵漸至威福自專英宗雖
厭其驕橫而不能制已爲
優柔寡斷且令亨叔姪表
裏握兵柄吉祥屢出監軍
遂使將卒私門家多藏甲
幾于教猱升木釀禍尤深
矣亨彪雖叛跡未著然犯
嫌微而招貨賄罪已當誅

獄瘐死郡民哀而祠之

六月遣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擊保喇

保喇衆萬餘屯莊浪攻涼州諸衛副總兵仇廉禦之敗績敵渡河剽掠官軍莫敢攖其鋒關中震恐帝以昂總督軍務鏜充總兵官率軍擊之

彗星見

秋七月太監曹吉祥及其養子欽反懷寧伯孫鏜討之欽敗死吉祥伏誅

正統間吉祥屢出監軍輒選達官善騎射者隸帳下師還畜于家故家多藏甲石亨敗吉祥不自安漸蓄異謀日犒諸達官金錢穀帛恣所取結爲死黨千戶馮益客

早除之故不至滋蔓吉祥
則竊肆狠謀叫呶爲亂雖
戕及朝臣旋即身伏斧鑕
所謂變速而禍小盡二人
惡貫既盈天故奪之魄而
促其敗非逯杲之伺接果
能濟事也

欽所欽問曰古有宦官子弟爲天子者乎益曰君家魏
武其人也欽大喜會言官劾欽不法事帝命逯杲按之
降敕徧諭羣臣欽驚曰前降敕遂捕石將軍今復爾殆
矣反謀遂決會孫鏜西征師未發欽令其黨欽天監正
湯序擇庚子昧爽臨朝遣將謀以是時擁兵入廢帝而
吉祥以禁兵應之計定召諸達官夜飲時孫鏜及恭順
侯吳瑾俱宿朝房指揮馬亮恐事敗逸出走告瑾瑾趨
告鏜鏜由門隙投疏入帝卽收吉祥敕皇城及京師諸
門俱勿啟欽知事泄夜馳往杲家殺杲砍傷李賢于朝
房以杲頭示賢曰杲激我也逼草奏釋已罪賢佯諾乃
獲免欽遂率衆攻長安門不得入賊往來叫呼門外鏜

急召西征軍二千人擊之。欽走攻東安門。殺吳瑾。天漸曙。其黨稍稍散。欽率數騎走哭安定諸門。門盡閉。奔歸家。會大雨如注。鏜督諸軍大呼入。欽投井死。其家無大小盡誅之。帝出吉祥與欽尸。同磔于市。諸從逆者皆伏誅。進孫鏜為侯。

河决開封。

城中水深丈餘。官舍民居。漂没者過半。周王及諸守土官。乘舟筏避于城外。軍民死者。不可勝計。

罷孫鏜西征。遣都督馮宗充總兵官代之。

孫鏜等既不行。邊報益急。因命宗充總兵官禦之。起副都御史王竑于家。與兵部侍郎白圭。字宗玉。南宮人。參贊軍務。

顏彪奉命討賊濫殺冒功賊黨未盡勦除而平民轉罹其害功實不足以償罪且賊不久即發則其自謂

八月。保喇三上書乞和。帝遣指揮使唐昇齎敕諭之。自是每歲入貢。而寇掠如故。明年。白圭王竑巡邊遇敵。皆敗之。時穆爾察與保喇相仇殺。未幾。麻里格爾死。衆共立蒙古勒克呼青吉斯。亦號小王子。自是韃靼部長。益各專擅｜蒙古勒克呼青吉斯舊作馬固可兒吉思今改後仿此

九月。京師地震有聲。

冬。十一月。丁酉朔。日食。

壬午六年。夏。五月。都督僉事顏彪擊廣西猺。破之。

自元年春。大藤峽在潯州府桂平縣西北。四山環繞。綿亘數百里。跨潯柳二府之間。為猺獞窟穴。猺為亂。兩廣苗獞蠭起。廣西殘燬殆徧。前年。帝命彪為總兵官討之。彪會兩廣兵。攻破七百餘寨。駐軍大藤峽。進擊龍山。在潯州府貴縣北。為藤峽左臂。直抵潯梧。所向皆捷。而彪

所向皆捷。又安知不出于粉飾乎。至陳涇分鎮梧州。當賊入州城執官劫庫。不聞禦戰捕誅。惟知擁兵自衛。已難逃玩律之愆。乃復縱賊出城。聽其兇脫。轉與求和。是不但失守封疆。直與通賊無異。亦宜立正刑章。而英宗僅爲降旨切責。國典蕩然。無怪邊伍之日以廢弛也。

多濫殺冒功。勦捕不能盡賊。故不久即發。明年。賊夜入梧州城。劫官庫。放罪囚。執副使周璹。殺家居布政使宋欽。總兵官陳涇擁兵自衛。不敢發一矢。乃縱賊出城而與之和。賊亦尋遣璹還。事聞。帝降旨切責而已。

秋九月。皇太后孫氏崩。謚孝恭皇后。

廣錦衣衛獄。

初。逯杲給事門達左右。達倚爲腹心。及杲得志。達反爲之用。至是杲已死。達欲踵其所爲。益布旗校于四方。告訐者日盛。尋以囚多。獄舍不能容。請城西武庫隙地增置之。及達敗。始毀去。

冬十一月。葬孝恭皇后。

呂原罷。

韓范上殿爭論下殿不失和氣乃所謂和而不同凡為大臣者當如是也陳文因入閣非出賢薦每事與爭則專徇私意而不顧公義其設心實不可對人矣政事所繫上常權其是非可否果理有當爭卽舉主亦不應遜讓如無可議雖非所親習亦不得稍存異

原丁母憂詔葬畢卽起視事原乞終制不允及抵家寢苫哀毀甫襄事而卒原佐李賢秉政賢通達遇事立斷原守正濟以持重會彭時亦入三人相得甚歡庶政稱理原卒年止四十五人皆惜之

癸未七年春二月以陳文字安簡廬陵人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文自廣東左布政使丁母憂特召為詹事侍東宮講讀呂原卒帝問李賢誰可代者對曰柯潛字孟時莆田人可出告王翺翺曰陳文年資皆深舉潛置文何地明日賢入見固請用文帝乃許之文旣入閣每事與賢爭曰吾非若所舉也

夏四月殺巡按御史李蕃雲南河陽人

司使如文之見則必一經汲引遂終身阿比相容流弊伊于胡底蓋明季門戶結習牢不可破而文則錮蔽尤深也

藩巡按宣大錦衣衛偵事者言其擅撻軍職逮治之又遼東巡按御史楊璡山西巡按御史韓祺並以中官誣奏相次被逮藩與祺並荷校死

五月己丑朔日食

冬十一月下錦衣衛指揮同知袁彬于獄尋釋之

彬與門達同掌錦衣衛事彬恃帝舊恩不爲達下達深銜之乃誣彬罪且言其嘗受曹石賄奏下彬于獄軍匠楊塤擊登聞鼓爲彬訟寃語侵達詔并下達治時大學士李賢方被寵任數陳達罪達恨次骨欲并去之乃拷塤究主使塤知達意卽謬曰此李學士導我也達大喜卽奏聞請法司會鞫于門外帝遣中官裴當監視達欲

執賢與質。當曰。大臣不可辱。乃止。及訊塡。仰曰。吾小人何由見李學士。門錦衣實教我言之。達色沮。不能言。彬亦歷數達納賄狀。法司畏達不敢聞。坐彬絞。輸贖。塡斬。帝命彬贖畢。調南京錦衣。而禁錮塡。

甲申 八年。春正月。帝不豫。命太子視事文華殿。

有間太子于帝者。帝臥文華殿。密召李賢告之。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願陛下三思。帝曰。然則必傳位太子乎。賢又頓首曰。宗社幸甚。帝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令謝。太子抱帝足泣。帝亦泣。讒竟不行。

帝崩。遺詔罷宮妃殉葬。

初。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歷成祖仁宣二宗。皆用殉。多

廷臣與內豎往來親密律己之道已乖當英宗疾篤而王綸竟私詣溥計事跡涉險謀尤足起人猜議但陳文身在政府即有所聞具亦當靜以俟之使果溥綸乘間作奸懸其罪而鎮之法又何不可乃密覘廳虞陰肆擠排術類穿窬而

者至數十人。景泰帝以郕王薨，猶用其制。至是帝遺詔罷之。

太子見深即位。是為憲宗。

以明年為成化元年。

赦。

侍讀學士錢溥以罪貶官。

溥嘗授內使書東宮內侍王綸從受學。英宗疾篤，綸私詣溥計事。陳文與溥比舍居，密覘之。已而英宗崩，李賢當草詔。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者。因言溥綸定計。欲以溥代賢，而以兵部侍郎韓雍代尚書馬昂。賢怒，發其事。會大斂時，綸衰服襲貂，帝惡之，因數綸罪，執下獄

心如鬼蜮實爲可醜況以草詔大事輒爾奮起奔競巧播如簧論既罪狀不明無以服其心而孚衆論且株連貶竄滋累無辜直致弁髦國法文固不足道李賢何亦受其欺而不之覺耶

詞所連者十餘人。謫溥順德景泰中置縣今屬廣州府。知縣。降雍爲浙江參政。

二月。指揮僉事門達有罪下獄。戍邊。

達先以王綸必柄用。預爲結納。及綸敗。謫貴州都勻衛。甫行。言官交章論其罪。逮繫論斬。後貸死。謫戍廣西南丹衛。

始以內批授官。

帝命中官傳旨。用工人爲文思院副使。自後相繼不絕。一傳旨姓名至百十人。謂之傳奉官。文武僧道濫恩者以千數。

三月。尊皇后爲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爲皇太后。

帝命議上兩宮尊號。中宮夏時欲獨尊貴妃爲太后。李賢。彭時。持不可。頃之。中官傳貴妃旨曰。子爲皇帝。母當爲皇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間有故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異。胡后上表讓位。故正統初不加尊。今名分固在。安得爲比。中官曰。如是何不草讓表。時曰先帝時未嘗行。今誰敢草。中官復厲聲怵之。時拱手面天曰。太祖。太宗。神靈在上。敢有二心。且錢皇后無子。何所規利而爲之爭。不忍默者。欲全主上聖德爾。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並尊爲宜。賢亦極言之。議遂定。將上册寶。彭時曰。兩宮同稱。則無別。錢皇后請加二字。以便稱謂。從之。越數日。中官覃包至內閣曰。上意固如是。但廹

于太后。不敢自主。非二公力爭。幾誤大事。陳文初默無一語。聞包言。大愧。

放宮人。

時日黯無光。李賢偕同官上言。日者君象。君德明。則日光盛。惟陛下敬以修身。正以御下。剛以斷事。明以察微。持之不怠。則天變自弭。又言天時未和。由陰氣太甚。自宣德至天順間。選取宮人太多。浣衣局沒官婦女。愁怨尤甚。皆宜放還。帝從之。中外大悅。

召岳正還。

詔正以原官直經筵。正自謂當大用。而李賢欲用爲南京祭酒。正不悅。會有忌者僞爲正劾賢疏草。賢嗛之。未

英宗失德處不可枚舉史臣乃稱其釋建庶人罷宮妃殉葬爲可法後世夫釋

幾出爲興化知府。正至官。爲政具有條理。而鄉士大夫多不樂之。正亦厭吏職。後以入覲遂乞罷卒于家。

復立團營。明年正月復罷。又明年復立。

夏四月癸未朔日食不見。

五月大風雨雹。

李賢上言天威可畏陛下當凜然加省無狎左右近幸。

帝納之。

葬裕陵。

諡曰睿皇帝。廟號英宗。

明史贊曰。英宗承仁宣之業。朝野清宴。大臣輔政。綱紀未弛。獨以王振擅權開釁。遂至乘輿播遷。乃復辟而猶追念不已。抑何惑也。然如釋建庶人之幽繫。罷宮妃之殉葬。則盛德之事。可法後世者矣。

建儲人何關政教而宮人殉葬自是亂政罷之宜耳然豈足謂為盛德哉

秋。七月立皇后吳氏。順天人。八月廢之。冬。十月立妃王氏上元人。為皇后。

帝居東宮時。萬貴妃。諸城人。已擅寵。吳后既立。摘其過。杖之。帝怒。廢居別宮。乃冊王氏為后。貴妃寵冠後宮。妃時年三十有五。帝寵之顯房。王后處之澹如也。以是得安。

致仕禮部侍郎兼學士薛瑄卒。諡文清。

瑄告歸凡七年。及得疾。危坐正寢而逝。贈禮部尚書。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已教人。以復性為主。嘗言自考亭以還斯道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十卷。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隆慶中。從祀孔廟。

始置皇莊。

以沒入曹吉祥地為宮中莊田。皇莊之名自此始。給事中齊

莊言。天子以四海爲家，何必與民爭利，弗聽。自是戚畹及中貴家，多奪民地爲莊田矣。

立武舉法。

直省舉諸武藝人，兵部同總兵官，考其策畧弓馬，分別甲乙。武舉廢已久，至是復立之。指揮以下子弟，皆令入學。

憲宗皇帝

乙酉成化元年，春正月，遣都督趙輔（字良佐，鳳陽人。）僉都御史韓雍討廣西猺。

守臣奏，廣西猺獞流劄廣東，又越湖廣、江右，日益蔓延，乞選將征討。兵部尚書王竑亦言賊非大創不止，薦雍統兵。乃命輔爲征夷將軍，名雍爲僉都御史，贊理軍務。

開納粟例。以備兩廣軍餉。

二月詔雪于謙冤。

御史趙敔武進人。言于謙等為石亨輩誣陷榜示天下。竊思正統十四年虜犯京城。謙一人保守。其功甚鉅。乞收回前榜。死者卹贈。生者錄用。帝曰。朕在東宮時。即聞謙冤。謙有社稷之功。而受無辜之慘。所司其急如敔言施行。釋子冕還家。明年八月。復冕官。冕先授副千戶。遣行人往祭謙墓。制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持。為權姦所並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傳誦焉。

帝耕耤田。

鄖陽當山谷阨險之區久爲逋逃淵藪鄧愈既得其地即當關林箐而嚴官司爲籌後長策豈可棄置而弗理其後饑民屯聚既多輒相雄長則是顯攖法網惟憑誅剪以絕盜源更何必原其爲饑寒所迫英宗不即用兵實不免過于姑息至御史銜命撫輯自當遍履其地窮加究詰織渠魁而披枝黨使滋蔓難圖乃僅謫戍數人而獷悍之徒仍聽其伏匿不出未幾而劉通等遂敢僭號披

彗星見。

三月。帝視國子監。

荆襄盜起。

荆襄上游爲鄖陽。古麇庸二國地。元至正間。流賊聚此爲亂。終元世不能制。洪武初。鄧愈以兵剿除。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界秦豫楚之間。又多曠土。山谷阨塞。林箐蒙密。中有草木。可採掘以食。正統二年。歲饑。民徙入不可禁。其中巧黠者。稍稍相雄長。漢中守臣以聞。請誅之。英宗曰。小民爲饑寒迫耳。奈何即用兵。命御史往撫輯。謫戍數人。餘陽聽撫。而大奸潛伏不出。尋復縱。三省長吏。又多諉非己境。因循不治。至是有劉通者。河南西華

俾寇擾郡邑殘燬貽患當時討事者之罪其可逭乎

人有膂力。縣治門有石獅重千斤。通手舉之。因號劉千斤。糾其黨石龍號石和尚。劉長子等聚衆數萬為亂。偽稱漢王。建元德勝。寇襄鄧境。指揮陳昇等二十四人死焉。已而朝廷命朱永字景長。謙之子。白圭討之。至南漳。隋縣。今屬襄陽府。連敗賊。在是年冬。偵知賊巢在豆沙河。在鄖陽府保康縣西北下流入筑水。萬山之中。列為七屯。諸軍分道進。賊據險下木石如雨。官軍四面仰攻。蟻附而登。遂擒通。送京師。俘斬無算。在明年春。石龍劉長子逸去。轉掠四川。燬巫山。注見前。太昌。後周縣。今屬夔州府。圭分兵蹙之。賊被圍食盡。長子縛龍以降。賊小熄。在明年冬。

夏六月。奪張瑾楊宗襲爵。

瑾父太平侯軏。宗父興濟伯善。俱以奪門功封。時以迎

復襲爵者皆革奪惟瑾宗尚襲封指揮同知董源等援
例乞復遂幷革瑾宗
秋八月兩畿湖廣浙江河南饑
給事中袁芳等上言比來救荒無術老弱轉死丁壯流
移南陽荊襄流民十餘萬兩京浙豫或水或旱禾麥絕
收乞敕官司賑濟于是命王恕（字宗貫三原人）及浙豫撫按各
賑其屬旋遣工部侍郎沈義往保定僉都御史吳琛（繁昌人）往淮揚內外諸臣請緩征鹽鈔逋賦等皆從之義琛
無他策惟條上納粟事例既而皆以不恤民瘼斥罷
冬十一月韃靼瑪拉噶寇延綏
敵衆甚盛詔大同總兵楊信寧夏總兵李杲陝西巡撫

EAST ASIAN LIBRARY

項忠（字藎臣秀水人）等率所部兵禦之官軍力戰乃引去初韃靼入寇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無常為患不久景泰初始犯延綏然部落少不敢深入天順間有阿勒楚爾（舊作阿羅出今改）者率屬潛居河套遂逼近西邊河套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處也地在黄河南自寧夏至偏頭關延袤二千里饒水草外為東勝衛（即古東勝州注見前明初于此置左右二衛永樂後廢）東勝而外土地平衍敵來不能隱明初守之後以曠絕內徙至是保喇與小王子瑪拉噶等先後繼至擄中國人為嚮導抄掠延綏無虛時矣

韓雍破猺于大藤峽

初國子監生封登奏潯州夾江諸山險峻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崖勢如徒杠蠻衆蟻度號大藤峽登峽巔數百里顧盼可盡諸蠻倚爲奥區中産猺人藍胡侯槃四姓爲渠魁又有獞人善傅毒弩矢中人無不立斃四姓猺亦憚之自景泰以來嘯聚爲亂隳城殺吏所至邱墟乞調兵勦滅報聞及朝議用兵編修邱濬字仲深瓊山人上書李賢言賊在廣東者宜驅在廣西者宜困賢善之獻于朝詔錄示諸將諸將多主其說欲分兵兩廣韓雍曰不然賊已蔓延數千里而所至與戰是自敝也大藤峽賊之巢穴我以全師擣之心腹既潰餘迎刃解耳趙輔知雍才足辦賊軍謀一聽于雍雍乃倍道馳全州前注見破

邱濬用驅用困兩策其說雖似可行但猺獞嘯聚無不據險爲巢潛行鈔掠利則競往而敗則深匿出没所以不常且叢篁密箐道路崎嶇驅之則首尾難知困之則飈突無定勢將何以取勝自不若韓雍擣其心腹以搪根株之爲得算也第濬以粤人言粤事何至不諳時勢乃爾觀所云在東者宜驅在西者宜困

豈亦未免有私其鄉曲袴褊狹嫌之見耶

陽洞叛苗。又自桂林破修仁。唐縣。今屬平樂府。荔浦。漢縣。今亦屬平樂府。諸賊。尋長驅至峽口。儒生里老數十。伏道左。願爲嚮導。雍見卽罵曰。賊敢紿我。叱左右縛斬之。左右皆愕。既縛。袖中利刃出。推問果賊也。悉支解刳腸胃。分掛林箐間。纍纍相屬。賊大驚。曰。韓公天神也。雍督諸軍水陸並進。連破山南石門林峒古營諸巢。焚其室廬積聚。賊皆奔潰。追躡至九層崖在大藤峽北。等山。先後破賊三百二十四寨。生擒賊渠侯大狗及其黨七百餘人。斬首三千二百有奇。墜溺死者不可勝紀。先是峽中大藤。晝沉夜見。賊以爲神。及是雍用斧斷之。改名斷藤峽。勒石紀功而還。捷聞。帝賜勅嘉勞。召輔還。封武靖伯。雍進右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明年。餘賊鄭昂等攻陷洛容北流諸縣。流刦至廣東境。雍發兵撲滅之。洛容。唐縣。今屬柳州府。北流。隋縣。今屬鬱林州。

丙戌二年春三月遣右都督李震南陽人討靖州苗破之

湖廣靖州銅鼓五開武崗注俱見前等苗爲患巡撫王儉不能討乃以命震震督諸軍由銅鼓天柱明守禦所後改縣今縣屬貴州鎮遠府諸境分道入破八百餘寨又大破猺獞于桂陽威名著西南苗獠畏懾呼爲金牌李

南畿大饑

發淮徐倉米四十萬石賑之

夏五月李賢以父喪起復修撰羅倫字彝正吉安永豐人疏諫貶福建市舶司副提舉百官志市舶司掌海外諸番朝貢市易之事提舉秩從五品副提舉從六品

賢丁父憂令馳驛歸葬卽還視事賢再疏乞終制不許及還京修撰羅倫詣賢沮之不聽倫遂上疏諫畧曰臣聞朝廷

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竊謂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繫焉。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陛下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與。則未之有也。以大臣起復之與。則禮所未見也。且陛下必欲賢身任天下之事。則賢身不可留。而口實可言。或降溫旨。使賢于天下事。知必言。言必盡。陛下于賢之言。聞必行。行必力。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苟知之而不能盡言。言之而不能力行。賢雖起復。無益也。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損大臣之名節哉。疏入。黜爲福建市舶副提舉。王翺以文彥博救唐介事諷賢。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何可救之。竟不從。後賢卒。商輅復入閣。以爲請。倫始復官。尋乞歸。以金牛山。人跡罕至。築室讀書其中。四方從學者甚衆。稱爲一峰先生。久之卒。嘉靖中。贈左諭德。諡文毅。金牛山在吉安府萬安縣南。

秋七月。封弟見治英宗第八子。爲忻王。未之藩薨。見沛英宗第九子。爲徽王。後之藩鈞州。

冬十二月。少保華蓋殿大學士李賢卒。諡文達。

李賢在英宗朝相業頗有可觀而于景泰時則浮沉自全毫無豎立即所陳中興正本十策乃無一語敢勸節親望得謂之矢心精白況由郎署受知超擢竟不能以讜言正道力諫酬知其負景泰實甚不特著書遮詆之足滋物議也

閣臣得君。自三楊以後。無如賢者。而賢亦自以受知人主。所言無不盡。及是卒。帝震悼。贈太師。賢常言。內帑餘財。不以賑荒濟軍。則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之于土木禱祠聲色。以故頻請發帑。賑貸恤邊。前後不可勝計。故事。方面官。三品大臣保舉。行之既久。營競成風。賢令吏部每缺舉二人。請帝簡用。並推之例始此。當時翕然稱為賢相。然自郎署受知景泰。帝超擢侍郎。而所著書。詆帝荒淫。多過其實。而其抑葉盛。擠岳正。不救羅倫。尤為世所惜云。

以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入內閣。預機務。

李賢既卒。故有是命。定之以文學名一時。嘗有中旨。命製元宵詩。內使却立以俟。據案伸紙。立成七言絕句百首。又嘗一日草九制。筆不停書。人咸服其敏捷云。

鎮守開原太監韋朗有罪。赦不問。

時內侍梁芳韋興。諂事萬貴妃。日進美珠珍寶錢。能章眷。王敬鄭忠等。爭假採辦名。先後出監大鎮。皆縱恣。帝

以妃故不問也。朗鎮固原，坐失律，當逮治。其同官鎮守太監李良上言：昔武侯失律街亭，韓琦喪師西夏，兵家之常。未嘗以一眚遂棄。朗請戴罪立功。兵部議勿許。內批允之。

丁亥　三年春二月丁酉朔，日食。

瑪拉噶三上書求貢，許之。

時韃靼諸部內爭，保喇弒蒙古勒克吗青吉斯，瑪拉噶殺保喇，更立他汗。史無名。阿勒楚爾復與瑪拉噶仇殺。瑪拉噶殺所立汗，逐阿勒楚爾，使使入貢。尋渡河掠大同。帝命撫寧侯朱永等征之。會瑪拉噶再乞通貢，而別部長頗羅鼐舊作孛魯乃。今改。後仿此。亦遣人入京。帝許之，詔永等駐

君臣日對疇咨政務必有實蹟經筵進講已屬具文至詔旨賜饌及叩謝山呼循例數言卽謂有當于勤政斯已鄙矣劉定之請亦欲去此繁文耳史氏遂謂無一辭相接以巽順爲定之雖云愛禮存羊而當時君臣之睽隔政務之叢脞亦可見矣

重塞上。給事中程萬里上言瑪拉噶窺伺邊疆。其情叵測。然臣度其有可敗者三。近我邊地。止二三日程。彼客我主。一也。兼并諸部。馳驅不息。旣驕且疲。二也。比來散逐水草。部落四分。兵力不一。三也。宜選精兵二萬。統以驍將。使探瑪拉噶所在。潛師擣之。破可必也。帝壯其言而不能用。

御經筵。

故事經筵講畢。辭退帝必口宣賜酒饌。閣臣講官並承旨叩謝出。及是劉定之請以例賜。毋煩玉音。自是君臣之間。無一辭相接。時咸以定之巽順爲過云。

三月。名商輅復入內閣。

驛名至京。以故官入閣。

夏。四月。四川地震。

四川自去年六月至于是月。地三百七十五震。敕所在

官吏修省遣使祭其山川

雷震南京午門詔羣臣修省

言官劾罷戶部尚書張睿南京禮部侍郎俞綱等于是陳文彭時商輅劉定之姚夔（字大章桐廬人）並乞免上皆慰留

六月遣襄城伯李瑾（隆之子）尚書程信等討四川山都掌蠻（今四川敘州府興文縣本西南蠻地名大壩都掌元置戎州明降為縣後又改縣曰興文即今縣是也通志蠻有山都六鄉水都四鄉而山都尤為強悍叛服不常）

山都掌蠻叛陷合江前（注見）等九縣朝議大發兵討之以瑾佩將軍印充總兵官信進尚書（信先為兵部侍郎）提督軍務師至永寧（明宣撫司今改縣為敘永廳治）分道進所向克捷先後焚賊寨二千斬首三千有奇獲鎧仗孳畜無算又討平九姓

苗明史地理志。永寧有九姓長官司。地今在叙永廳界。之不奉化者。改大壩爲太平川長官司。今廢爲大壩營。在叙永廳西北。分都掌地設官建治。山都水都分地以治。控制之師還。瑾進爲侯。信亦進秩。兼大理卿。與白圭同涖兵部。

秋八月。增江西督賦官。

巡按御史趙敔言。江西賦繁官少。催征不力。逋負者多。請增設司府佐貳官。俾專督理。乃增布政使參政一。南昌吉安撫袁臨江饒瑞七府同知各一。

冬十二月。杖謫翰林院編修章懋。字德懋。蘭谿人。黃仲昭。名潛。以字行。莆田人。檢討莊昶。字孔暘。江浦人。

以明年上元張燈。命詞臣撰詩詞進奉。懋。偕昭昶同疏

進諫。略曰。今川廣未靖。遼左多虞。三楚豫章。赤地千里。正陛下宵旰焦勞之日。不宜更耽宴樂。至翰林以論思為職。宣宗皇帝。御製翰林箴曰。啟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魯以陳。張燈豈堯舜之道。詩詞非仁義之言。乞停止烟火。移此視聽。明目達聰。省此費財。賑饑恤困。則災祲可銷。太平可致。帝以元夕張燈。祖宗故事。責懋等妄言。杖之。謫懋仲昭知縣。景通判。

時以懋等與羅倫同稱翰林四諫。懋等在道。以言官論救。懋仲昭改南京大理評事。景改南京行人司副。

戊子　四年。春三月。禁勳戚請民田。夏四月。慶雲伯周壽（昌平人。周太后弟。）求涿州田。許之。

先是番僧札實巴（舊作劄實巴。今改。）乞靜海地為常住田。嘉善公主（英宗女。下嫁王增。）求文安地數百頃。德王請壽張地四千餘頃。皆予之。給事中邱弘（字寬叔。上杭人。）等言。洪武永樂年

閒以畿輔山東土曠人稀聽民開墾永不科稅邇者權豪怙勢率指爲閒田奏乞至數十百頃夫地踰百頃古者百家恒產也豈可徇一人之私而奪百家恒產哉帝然之詔自今請乞皆不許扎實巴勒等所乞還之于民未幾壽以太后弟冒禁求涿州田六十餘頃帝不得已許之自是翊聖夫人劉氏求通州武淸地三百餘頃壽弟彧求武強武邑地六百餘頃皆予之給事中李森字時茂歷城人疏諫不省

加番僧封號

西僧扎巴罝勒木燦舊作劄巴堅參今改以秘密教進封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感應顯國光教弘妙大悟

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其徒封國師。錫誥命者。不可勝計。服食器用。僭擬王者。出入乘椶輿。衛卒執金吾仗前導。其他羽流。加號眞人高士者。亦盈都下。而佞倖由茲進矣。

陳文卒。

文素以才自許。在外頗著績效。及居宮端。行事鄙猥。旣參大政。無所建明。子弟家人。大通賄賂。羅倫論李賢奪情。文內媿。文爲詹事時方丁母憂。陰助賢。逐倫。益爲時論所鄙。

六月。慈懿皇太后錢氏崩。謚孝莊皇后。九月。葬孝莊皇后。

初。英宗大漸。遺命曰。錢皇后千秋萬歲後。與我同葬。方英宗北狩。后傾中宮貲。佐迎駕。夜哀泣籲天。倦卽臥地。損一股。以哭泣。復損一目。及在南宮。英宗不自得。后曲慰

天子之孝自與常人不同且常人尚有幾諫之義而

解。故遺命如是。大學士李賢退而書之冊。及營裕陵。賢請營三壙。中旨不可。事遂寢。至是。周太后不欲后合葬。帝召大臣議。彭時曰。合葬裕陵。主祔廟。定禮也。翼日又問。時對如前。帝曰。朕豈不知。慮他日妨母后耳。時與商輅劉定之合辭言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心爲心。今若安厝于左。而虛右以待將來。則兩全其美矣。帝頷之。是夕時等復疏言。漢文帝尊生母薄太后。而呂后仍葬長陵。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章獻劉后仍祔太廟。今若陵廟之制未合。則有乖前美。貽譏來葉。下禮官及羣臣集議。皆請如時言。帝曰。乖禮非孝。違親亦非孝。其議別卜。明日。廷臣百四十七人並上疏諫。又明日。禮部尚書姚夔

不徙以從順爲孝况宗廟社稷之所繫乎憲宗徇母后私意以羣臣哭諫不成國體卒之仍從衆議從顯母后之過又安得謂孝乎至於反汗賜外戚田乃其過之小者益不足論矣

合諸大臣疏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皇上當守祖宗成法。豈可阿順母后顯違前典帝猶豫未決。給事中毛弘（字士廣。鄞人。）倡言此大事吾輩當以死爭。合羣臣伏哭文華門外。帝命退衆叩頭曰。不得旨不敢退。自巳至申。帝與太后皆感動乃許之羣臣呼萬歲出。

冬十一月。都督劉玉（字仲璽。磁州人。）副都御史項忠。討開城（今平凉府固原州。明初爲開城縣。）叛酋滿俊。平之

滿俊亦名滿四。其祖自洪武初。卽率所部歸附。世以千戸畜牧爲雄長。仍其故俗。無科徭。地在開城縣固原里。俊素獷悍。藏匿奸盜。會有獄辭連俊。有司跡捕至其家。多要索。遂激衆爲亂。據石城（在固原州西北。石城卽唐吐蕃石

堡城在山巔四壁削立惟一徑可緣而上最稱險固官軍討之屢爲所敗不數月衆至數萬關中震動乃以王爲平虜副將軍忠總督軍務討之既抵石城前軍已屢敗賊乘勝逐之王中流矢被圍衆欲退忠斬一千戶以徇親當矢石不少避王得出復連戰數十賊大衂會天寒甚忠慮賊乘凍渡河與套寇合乃督兵直薄城下列圍困之有賊夜出汲被獲忠貰其死賜之金帶鈎縱歸使誘俊出戰伏兵擒焉賊盡殲于是毀石城送俊京師伏誅

己丑五年夏五月以禮部侍郎萬安（字循吉眉州人）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安由編修累遷禮部左侍郎外寛而深中同年生詹事李泰中官永昌養子也齒少于安安兄事之得其歡泰每當遷必推安出已上至是議簡閣臣復推安曰子先之我不忠不全故安得入閣而泰忽暴病死安無學術旣柄用惟日事請託結諸閹爲內援時萬貴妃寵冠後宮安因內使致殷勤自稱子姪行妃嘗自媿無門閥聞則大喜妃弟錦衣指揮通遂以族屬數過安家兩家婦日相往來通妻著籍禁中恣出入安得備知宮中動靜益自固

六月癸丑朔日食

秋八月吏部侍郎兼學士劉定之卒謚文安

下刑部郎中彭韶字鳳儀莆田人。監察御史季琮于獄。

太后弟周彧奏乞武強武邑民田不及賦額者籍為閒田。或已乞二縣地六百頃。此又欲于其外籍民田也。帝遣官按視皆民所墾闢輸賦者因據籍步之每畝百步餘沒入為閒田得七十餘頃或不滿復言于帝改命韶琮覆視韶琮往不復步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眞定田自祖宗時許民墾種即為恒產除租賦以勸力農功臣戚里家與國咸休豈當與爭尺寸地臣誠不忍奪小民衣食附益貴戚請伏奉使無狀罪疏入詔以田歸民而責韶琮方命下詔獄言官爭論救乃釋

冬十一月起復韓雍總督兩廣

先是雍以兩廣地大事殷。請于東西各設巡撫。帝可之而命雍總理軍事。未幾雍以憂歸。賊復熾。僉事陶魯字自强鬱林人言兩廣地勢錯互。當如臂指相使。不可離析。近賊入廣西。臣與廣東三司議調兵。匝月未決。以是賊得大肆刼掠。乞仍命大臣一人總之。庶事權一而責有所歸

乃起雍爲總督。開府梧州。

庚寅六年。春二月。遣使分巡州郡。

兵部尚書白圭等言。陝西屢遭寇掠。川廣盜擾未息。疫癘行于閩越。災異見于淮南。兩畿齊豫。雨雪愆期。二麥槁死。荊襄流民。動數十萬。姦盜由之。乞簡大臣循行天下。便宜興革。于是遣大理寺少卿宋旻浙江淳安人。侍郎曾

鞏。字時叔。泰和人。原傑。字子英。陽城人。黃琛。副都御史滕昭。巡視畿南大名諸府。浙江河南四川福建賜勅遣之。奏斥貪殘吏甚衆。其南北直隸。陝西。山西。山東。湖廣。荊襄。兩廣。貴州。有巡按者。江西有撫民按察使者。及雲南多土官。皆不遣使。責所在官司。恤民察吏。

三月。命撫寧侯朱永。都御史王越。字世昌。濬人。等禦敵延綏。先是瑪拉噶雖求貢。而屢犯延綏。守將許寧。字志道。貴之子。擊退之。事在四年。尋復糾三衛入寇。榆林大擾。大同巡撫王越。遣寧及楊信等。連敗之。事在五年。至是破羅鼐與阿勒楚爾合別部伽嘉色凌。舊作乩加思蘭。博勒呼。舊作孛羅忽。今並改正。亦入據河套。伽嘉色凌舊居土魯番。在哈密西。今屬闢展。其東為火州。即唐高昌縣。又東為柳陳。即唐柳中縣。其西有交河。即唐交河縣治。天順間嘗遣使朝貢。朝廷使

往撫諭之已乃稍引而東與諸部相雄長遂竊入套中爲久居計延綏告急帝命永爲將軍以越參贊軍務往禦之永至數以捷聞越等皆論功陞賞而敵據套自如

旣而帝以兵部尚書白圭言命廷議大發兵搜套乃以武靖侯趙輔爲將軍節制諸路王越仍督師敵大入延綏輔不能禦未幾召還以寧晉伯劉聚代之聚亦未有功而瑪拉噶頗羅鼐稍衰敗伽嘉色凌擊殺阿勒楚爾結元裔們都埒居套中稱汗伽嘉色凌爲太師事在八年按們都埒舊作滿都魯今改後仿此

夏四月旱

北畿山東河南大旱陝西四川山西湖廣雲南並饑

六月戊申朔日食

大水

順天河間永平諸府大水時旱澇相仍民食草木幾盡

憲宗偏寵萬妃任其妬毒而不能檢制幾成炎劉燕啄之禍柔闇實無可辭責但宮闈事秘流傳又豈可盡憑如所稱後宮有娠皆遭潛害則此前之祐極生於成化五年何獨無恙且其伺察必嚴又何獨于紀妃得以病痞相蒙而宮婢鈎治亦肯代爲容隱至皇子既生即使張敏溺斃敏縱欲護救亦必潛匿外庭密爲保育又安敢仍留附近安樂堂之他室吳后復往來哺養竟不慮萬妃之稍有知覺乎且祐極故在而敏之驚稱上未有子出

從吏部尚書姚夔請遣使賑卹

秋七月皇子即孝宗生于西內

皇子母紀氏賀縣人本土官女征蠻俘入掖庭警敏通文字命守內藏時萬貴妃專寵而妒後宮有娠者皆墮之帝偶行內藏妃應對稱旨悅幸之遂有娠萬貴妃知而恚甚命婢鈎治之婢謬報曰病痞乃謫居安樂堂久之皇子生使門監張敏同安人溺焉敏驚曰上未有子奈何棄之稍哺粉餌飴蜜藏之他室貴妃日伺無所得時吳后廢居西內近安樂堂密知其事往來哺養帝與妃不知也

辛卯七年春正月以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巡撫延綏

時虜數入邊兵部尚書白圭請罷延綏巡撫王銳遷安人

於何意且祐極旋即立儲又豈能隱秘不使萬妃知之紀載家傳聞異辭往往從而緣飾不足深信者類此多矣

推陝西布政余子俊代之。先是延綏鎮治綏德州。屬縣米脂（宋砦。元爲縣。今屬綏德州）、吳堡（縣。亦宋砦。元爲縣。今屬葭州）孤懸鎮外。寇以輕騎入掠。鎮兵覺而追之。輒不及。往往得利去。子俊既至。乃徙鎮榆林。增益兵衛。攻守器畢具。榆林遂爲重鎮。寇抄漸稀。軍民得安耕牧。

始立漕粟長運法。

初宣德間從平江伯陳瑄請。立兌運法。（事具前）至是應天巡撫滕昭又變爲長運。令運軍逕赴江南水次交兌。曰改兌。加耗外。復石增米一斗。後數年命淮徐臨德四倉之米。悉改水次交兌。而官軍長運遂爲定制。

二月。增設蕪湖、荊州、杭州鈔關。

初抽分竹木。止取鈔。後易以銀。

冬十月。命刑部侍郎王恕。總督河道。

英宗初。命官督漕。分濟寧南北爲二。侍郎鄭辰字文樞。浙江西安人。治其南。副都御史賈諒字子信。嶧縣人。治其北。至是。河道淤塞。廷議分漕河沛縣以南。德州以北。及山東。爲三道。各委曹郎及監司專理。且請簡風力大臣一人總理其事。于是始命恕爲總河。

十一月。立子祐極柏賢妃出爲皇太子。

祐極以五年四月生。至是立爲太子。明年二月卒。謚悼恭。傳者謂萬貴妃害之也。

十二月。彗星犯紫微。

明世人主之不見羣臣大抵由于宦豎蠱惑彭時等方請召對而中官卽以初見未洽爲言蓋隱慮其以讜論數陳而預爲防制時等情意本未孚合遂不覺爲其所紿雖進見而僅以膚詞了事則又何貴乎力請也且時等如果前席據誠何至不能動聽萬安貪沃在後豈得越衆徑退卽彼叩頭欲出而奏對未畢又何妨少留乃竟相率偕

光長竟天。正晝猶見。帝避正殿。撤樂。勅羣臣修省。條時政得失。彗至明年正月乃滅。

見閣臣于文華殿。

彗星久見。羣臣多言君臣否隔。宜時召大臣議政。大學士彭時。商輅力請。中官約以御殿日召對。且曰。初見時。情未洽。勿多言。姑俟他日。將入復約如初。比見時。言天變可畏。帝曰。已知。卿等宜盡心。時又言。昨御史有疏請減京官俸薪。武臣不免觖望。乞如舊。便帝可之。萬安遂頓首呼萬歲欲出。時輅不得已。皆叩頭退。中官戲朝臣曰。若輩嘗言不見召。及見。止知呼萬歲耳。一時傳笑。謂之萬歲閣老。帝自是不復召見大臣。其後尹直入閣。欲請見計事。安止之。

辭徒貽訕笑迨其後萬歲閣老之語安反借以譏斥彭時亦由其碌碌無所建白耳

曰君不聞彭公耶請召對一語不合輙叩頭呼萬歲今吾輩每事盡言太監擇而聞之上無不允者勝面對多矣

壬辰八年春二月預征山西河南陝西明年賦

時議發兵捜套事見前于是內地騷然兵科給事中梁璟字廷獻蔚縣人言山西預征草豆每夫科銀或至二十兩歲旱民饑逃亡載路太原一縣五日內已有三百八十餘家人心駭懼乞發帑補買以甦民困事下戶部議格不行

夏四月旱

京畿連月不雨運河水涸

五月占城遣使告難

占城自洪武二年遣使奉表入貢代著恭順前年安南

國王黎灝攻破占城虜其王盤羅茶全王弟盤羅茶悅逃山中遣使告難兵部言安南并吞與國若不為處分非惟失占城歸附之心亦恐啟安南跋扈之志宜遣官齎敕宣諭還其國王及家屬[illegible]命欲使其貢使至賜敕責之至是以盤羅茶悅請[illegible]遣給事中陳俊（俊明史作峻。按同時有兩陳俊。一為戶部侍郎。一即此。）等齎詔往而占城已為黎灝所據不克入

秋南畿浙江大水

癸巳　九年春正月土魯番據哈密

初哈密忠順王布拉噶（舊作卜列革今改）卒無子王母主國事伽嘉色凌見哈密無主乘隙侵掠謀據其地成化二年

其頭目奏請以都督同知巴圖穆爾。舊作把塔木兒今改。後倣此。襲封王爵詞極哀切。帝乃擢巴圖穆爾為都督。攝行國王事。文卒。其子哈商舊作罕慎。今改。後倣此。請襲都督。帝許之。而不命其主國事。政令無所出。時土魯番酋阿里舊作阿力。今改。後倣此。自稱蘇勒坦。舊作速檀。今改。乘機襲破哈密城。虜王母及金印去。留其妹壻伊蘭舊作牙蘭。今改。後倣此。鎮之。兵部言。哈密實西域咽喉。棄而不救。恐赤斤蒙古。苦峪城名。在今西安府淵泉縣東南。沙州等亦為所脅。則我之藩籬盡撤。而甘肅之患方殷。使套寇不退。關中供億愈艱矣。乃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四川榮縣人。往甘肅經略。文等檄哈商及赤斤罕東。默克埒番部名。在哈密北。舊作乜克力。今改。後倣此。諸部。集兵進討。

中官索賄未饜輒敢杖殺指揮實爲目無國法卽云以公事加杖亦非政體所宜指揮職分雖微究屬朝廷一命豈涓人所得肆其箠撻明代寵任閹官假以中權鎮守之設已爲蠹民

三月。畿南。山東大饑。民相食。

山東境內忽黑暗如夜。又大饑。死者相枕籍。骼無餘胔。

乃命免今年租。

夏四月辛酉朔日食。

閱武臣騎射。

帝以武備廢弛。乃御西苑。命將官騎射。黜指揮李勝等四十六人。已而重閱西苑。罷定襄伯郭嵩（登之子）等四人。

秋九月。鎮守浙江太監李義殺指揮馬璋。不問。

義至寧波。指揮馬璋饋白金二十兩。意不慊。遂杖殺之。璋母訟于朝。上命義自陳。言因公事杖璋。璋病死。非撻杖也。帝命宥之。

病國憲宗于此尚爾徇情縱宥何以示懲警而振紀綱無怪若輩之日益恣橫釀成奸弊而不可復遏也

總督延綏軍務王越襲寇于紅鹽池。在榆林府西北，與寧夏府接界。破之。

自成化初以來，邊患日熾。至是們都坶博勒呼伽嘉色凌大舉深入，直抵秦州安定諸邑。總督延綏軍務王越策寇盡銳西出，而不備東偏，乃率總兵官許寧、遊擊將軍周玉（字延璧，滁人。）各將兵四千六百人，從榆林紅兒山（在榆林府北。）出境，晝夜兼行，涉白鹽灘（即白鹽池，在定邊縣西北。）北又百餘里。探知賊老弱俱在紅鹽池，乃分兵爲十覆，而身率寧玉張兩翼，直薄其營。伏兵又從後夾擊，大破之。焚其廬帳而還。及寇飽掠歸，則妻子畜產已蕩盡，相對痛哭。自是遠徙北去，不復居河套間，盜邊不敢大入，亦數遣使通貢，西陲得息肩者數年。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六

明

憲宗皇帝

甲午成化十年春正月命王越總制三邊

刑部主事張鼎河南信陽人言延綏甘肅寧夏三邊鎭撫不相統一宜推文武重臣一人總制詔從其請因設制府于固原即以越爲之巡撫總兵而下並聽節制三邊設總制自此始

三月罷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韓雍

中官黃沁鎭守廣西雍不爲禮又自奉尊嚴三司皆長跪白事布政使何宜福淸人副使張斅皆銜之會柳潯蠻

陷懷集。（注見前。）兵部劾雍失機。泌亦訐雍濫賞費財。帝遣官往勘。宜敦因釀成其罪。帝命致仕去。（雍用兵兩廣。躬親矢石。軍門設銅鼓十。儀節詳密。裨將以下。繩柵無所假。令行禁止。寇盜寢息。鎮守中官素驕恣。亦惕息無敢肆。既去。粵人念其功。立祠祀焉。雍歸五年。卒于家。正德中。追謚襄毅。）

夏閏六月築邊墻。

初余子俊上言三邊惟延慶地平易。利馳突。寇屢入犯。獲邊人為導。徑入河套。自是寇顧居內。我反屯外。急宜于沿邊築墻置堡。況今舊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以成邊墻。于事為便。時尚書白圭以陝民方困。奏緩其役。既而寇入孤山堡。（在葭州府谷縣西北。）復犯榆林。據河套。歲發兵征討。卒無功。八年秋。子俊復言曰。今征套

士馬屯延綏者八萬芻茭煩內地若今冬寇不北去又須備來年軍資約八百二十五萬公私煩擾至此安得不變計請于明年春夏寇馬疲乏時役陝西運糧民夫給食與工期兩月畢事帝從之會王越襲虜紅鹽池事具前患少息子俊得一意興役東起清水營在府谷縣東北西抵花馬池注見前延袤千七百七十里鑿崖築墻掘塹其下連比不絕每二三里置敵臺崖砦備巡警又于崖砦空處築短墻橫一斜二如箕狀以瞭敵避射凡築城堡十一邊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砦八百十九役軍四萬人不三月而成墻內地悉分屯墾歲得糧六萬餘石

秋九月癸丑朔日食

冬十月都督同知李文等進兵討土曾番不克引還

明代財用不足由於上不知府藏之數臣下遂得肆其私竊乾沒使能慎嚴於

李文等引兵至布隆吉爾川。在今安西府淵泉縣西北。流遷敦煌縣。入于哈喇諾爾。按布隆吉爾川舊作卜隆吉兒川。今改。諜報阿里集衆抗拒且結別部。謀掠罕東、赤斤二衛。文等不敢進。令二衛還守本土。哈商及默克里輝和爾之衆。明史哈密傳。哈密種落有三。一曰回回。一曰輝和爾。一日哈勒琿。其頭目各不相統屬。按哈勒琿。舊作哈剌灰。今改。退居苦峪。注見前。文等亦引還肅州土魯番知中國不足憚。遂久據哈密。朝廷因令邊臣築苦峪城。移哈密衛于其地。給米布。賜穀種。命哈商主國事焉。事在十三年。

十二月。罷採金。

時內費日侈。帑金不足用。命湖廣寶慶宋以邵陽郡置府。元爲路。明仍爲府。今府屬湖南。等郡開採。歲役五十五萬人。死者無算。僅得

平時復加之制節謹度何濟至於入不敷出迨國用告匱而欲取資山澤非特臨渴掘井緩不及待且以杯水沃輿薪亦何濟於事哉至湖廣一隅之壤開採不過隨地施功何至役夫五十五萬而所得金僅三十餘兩積一歲之獲不足以償勞費是官吏之漏卮中飽皆不可知而民之因役死亡困累滋甚憲宗此舉上下交病可謂昧於治理矣

金三十餘兩。乃從撫臣言。已之。

乙未 十一年。春三月。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諡文憲。

時與萬安同在閣。帝怠于政。大臣希得見。安結中官戚畹。上下壅隔。時頗懷憂。每上言。或留中。或下所司。多不見用。時悒悒不得志。屢請疾在告。至是力懇放還。不許。加少保。未幾卒。贈太師。時立朝三十年。孜孜奉國。持正存大體。有所論薦。不使人知。燕居無惰容。非其義不取。有古大臣風。

以吏部左侍郎劉珝、字叔溫。壽光人。禮部右侍郎劉吉、字祐之。博野人。並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珝先以舊宮僚。晉官直經筵日講。每進講。反覆開導。詞氣侃侃。劉定之稱爲講官第一。帝亦愛重之。入閣後每

呼東劉先生。珝性疎直。吉則多智數。與萬安比。

乾清宮門災。

夏五月。始召見皇子于西內。

帝自悼恭太子薨。常鬱鬱不樂。一日召太監張敏櫛髮。照鏡嘆曰。老將至而無子。敏伏地曰。萬歲已有子也。帝愕然曰。安在。敏叩頭對曰。奴言即死。萬歲當為皇子主。于是太監懷恩。高密人。頓首曰。敏言是。皇子潛養西內。今已六歲。匿不敢聞耳。帝大喜。即日幸西內。遣使迎皇子。紀妃抱皇子泣曰。兒去。吾不得生。兒見黃袍有鬚者。即兒父也。衣以小緋袍。乘小輿。擁至階下。髮披地。時胎髮猶未翦。走投帝懷。帝置之膝。撫視良久。悲喜泣下。曰我子也。類

皇子生已六年憲宗竟毫無聞見即孫憤不應至此照鏡歎老之事或出傳聞已甚亦未可知但既迎皇子至前事已彰著定名出閣一切自有常儀何轉向閣臣商處之之策憲宗庸懦無能此等事猶不克自主其他尚足問乎

我使懷恩赴內閣具道其事。羣臣皆大喜。懷恩並傳帝意。欲宣示外廷。商輅曰。當降勅禮部。以定名為辭。于是廷臣相率稱賀。帝即命皇子出見廷臣。越數日。帝復召閣臣問曰。皇子既出。將何以處之。輅頓首曰。陛下踐阼十年。儲副未立。天下引領望久矣。當即立為皇太子。安中外心。帝頷之。遂定名祐樘。頒詔中外。

六月。皇子母紀氏暴卒。

先是。帝召見皇子。留宮中。而紀妃仍居西內。大學士商輅恐有他患。而難以顯言。偕同官上疏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貴妃保護。恩踰己出。但外議謂皇子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宜移就近所。俾母子朝夕相接。

而皇子仍藉撫育于貴妃。宗社幸甚。紀妃遂移居永壽宮。數召見萬貴妃日夜怨泣。曰。羣小紿我。至是。妃暴薨。或曰。萬貴妃使使賜死。或曰自縊。太監張敏懼。亦吞金死。

秋八月。浚通惠河。

通惠河。即元大通河。郭守敬所鑿。事具前。亦名潞河。洪武時廢。永樂中。修治。復湮。前五年。漕運總兵明史職官志漕運總兵官一人統領官軍專督漕運。楊茂言。自張家灣在通州南爲南北水陸要道。舍舟車轉至都下。僱傭不貲。通州至京。舊有通惠河水道。石牐尚存。修牐潴水。用小舟剝運。便。帝遣尚書楊鼎字宗器陝西咸寧人。相度。上言。舊牐二十四。通水行舟。但元時水在宮牆外。舟得入城。今水由皇城金水河出。故道不可復行。請

濬玉泉[注見前]龍泉。及月兒。柳沙。諸泉水。使入西湖。[在宛平縣玉泉山下。水經注。西湖淥水澄澹。川亭望遠。爲遊矚之勝所]閉分水青龍牐。引諸水從高梁河[注見前]分其半由金水河出。餘從都城外濠流轉會正陽門。併流大通橋牐河。隨旱澇啟閉。則糧艘可近倉。甚便。帝善其議。以災異工未及舉。至是命平江伯陳銳等督漕卒疏浚。明年六月訖工。濬泉三。增牐四。漕舟稍通。[是時。于元所引昌平白浮諸泉。俱遏不行。獨引一西湖。又僅分其半。河窄易盈涸。不二載。淺塞]如故。

們都埒伽嘉色凌遣使入朝。

初伽嘉色凌以女妻們都埒。旣立爲汗。及是俱遣使入貢。已而伽嘉色凌專恣日甚。們都埒部陀羅該[舊作脫羅干]

伊斯瑪音（舊作亦思馬因今並改後仿此）等謀殺之未幾們都埒亦死。

諸強酋相繼略盡邊人稍得息肩。

九月丁未朔日食。

冬十一月立子祐樘爲皇太子。

時皇太后居仁壽宮語帝曰以兒付我太子遂居仁壽。一日貴妃召太子食太后謂曰兒去無食也太子至貴妃治食曰巳飯進羹曰疑有毒貴妃曰是兒數歲卽如是他日魚肉我矣因恚成疾。

以朱英（字時傑桂陽人）總督兩廣軍務。

自韓雍大征諸蠻以來將帥喜邀功利俘掠名爲鵰勦英至鎭以寧靜約飭將士毋得張賊聲勢妄請用師招

景泰之立。既不以正。且七年中不能以敬其友愛。由全大倫致成奪門之舉。雖由于小人貪功。放釁而積嫌生變。禍固自招。但徐有貞輩久經委質稱臣。膺其爵祿。乃于廢興之際。痛肆誣詆。其並且業以梟鴆惡諡。于情理實非所宜。憲宗能

撫猺獞。效順者定編戶。給復三年。于是馬平（隋縣。今屬柳州府。）陽朔（亦隋縣。以陽朔山得名。今屬桂林府。）蒼梧（前注見。）諸縣。蠻悉望風附。而荔波（明洪武中置縣。今屬慶遠府。）賊李公主有衆數萬。久負固。亦遣子納款。爲置永安州（本府棠州。今州屬平樂府。）處之。俾其子孫世爲吏目。自是歸附日衆。凡爲戶四萬三千有奇。口十五萬有奇。帝甚嘉之。

十二月。改諡郕戾王爲景皇帝。

初。荊門州訓導高瑤（字庭堅。閩縣人。）上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北狩。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亂何由平。鑾輿何由返。六七年間。海宇寧謐。厥功不小。迨先帝復辟。貪天功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節惠躋

不以前事介懷議復帝號尋命加諡修陵詔旨亦藹然仁義于景泰敦親親之情于英宗成繼述之大可稱令舉黎淳妄欲獻媚希恩輒引漢昌邑更始爲比擬不于倫其心術尚可問耶

祀。未稱典禮。望敕禮官追加廟號。以盡親親之恩。章下廷議。久不決。左庶子黎淳湖廣岳州人。言昌邑既廢。不聞復爲漢某帝。更始既廢。不聞復爲漢某王。瑤此言有死罪二。一誣先帝爲不明。一陷陛下于不孝。此必有小人主之者。不然。彼草茅踈遠。安敢妄言。帝曰。景泰往事。朕未嘗介意。淳又欲獻媚希恩邪。切責之。議亦遂寢。其後御史楊守隨字維貞。鄞人。亦言郕王有功社稷。請攺謚。帝下廷議。大學士輅極言當復。至是乃下詔曰。朕叔郕王踐阼。戡亂保邦。奸臣讒搆。請去帝號。先帝旋知其枉。深懷悔恨。以次抵諸奸于法。不幸上賓。未及舉正。朕敦念親親。用成先志。郕王可仍舊皇帝號。尋上尊謚曰恭仁康定

流民屯聚爲盜固法所必誅但師殲其渠魁擒其妄黨其餘從惡者亦當分核嚴懲若無辜之衆自應亟籌善後之宜使咸知安生理而受約束始可以永靖

景皇帝令所司修飾陵寢。

丙申十二年春正月南京陰霾地震。

勅羣臣修省。

二月乙亥朔日食。

夏五月命副都御史原傑撫治荆襄流民。

初白圭既平劉通荆襄流民屯結如故通黨李原等寇掠南漳內鄉見前注諸縣帝命項忠討之忠遣人入山招諭流民先後來歸者九十萬原等亦以次就擒忠戶選一丁充戍湖廣邊衛餘令歸籍給田民有自洪武中占籍者有司一切驅逐不前即殺之其發戍者舟行多疫死言官劾忠妄殺尚書白圭亦言流民宜隨在著籍帝皆不聽至是流民復聚朝廷以爲憂祭酒周洪謨字堯弼長寧人著流民說略言東晉時廬松之

亂源項忠乃于九十萬人漫無區別非戍卽驅不前者輒行擅殺處置實爲失當使非原傑撫綏著籍控制有方其何由使流民永遠寧居不且激而致變乎

民流至荆州。乃僑置松滋縣于荆南。舊唐書地理志。荆州松滋。本漢縣名。屬廬江郡。晉時。松滋人避亂至此。乃僑立松滋縣。因而不改。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于襄西。其後松滋遂隸于荆州。南雍遂併于襄陽。今襄陽府。南北朝時爲南雍州。今當增置郡縣。聽附籍爲編氓。可實襄鄧戶口。都御史李賓。順義人。善其說。聞于帝。帝然之。遂命傑出撫。傑徧歷山溪。宣朝廷德意。諸流民欣然附籍。于是大會湖廣河南陝西撫按官籍之。得戶十一萬三千有奇。口四十三萬八千有奇。其初至無產及頑梗不率者。驅還其鄉。附籍者用輕則定田賦。民大悅。因相地勢。以襄陽所轄鄖縣。舊曰鄖鄉。元改鄖縣。明初屬均州。居竹卽竹山。明初省。尋復置。房卽房縣。注見前。上津西魏縣。今省。商卽商州。注見前。洛卽洛南。隋

縣。今屬商州。諸縣中。道路四達。且去府治遠。山林深阻。將吏鮮到。猝有盜賊。難遙制。乃拓其城。置鄖陽府。以縣附之。置湖廣行都司。增兵設戍。析竹山置竹谿。析鄖置鄖西。析漢中之洵陽置白河。與竹山。上津房。咸隸新府。又于西安增山陽。南陽增南召。桐柏。汝州增伊陽。各隸其州府。制既定。薦鄧州知州吳遠爲鄖陽知府。諸縣皆擇鄰境良吏爲之。流人得所。四境又安。洵陽漢縣。今與白河俱屬興安州。山陽今屬商州。吳遠安福人。將還。以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事無統紀。因薦御史吳道宏宜賓人。自代。詔卽擢道宏大理寺少卿。撫治鄖陽。襄陽。荆州。南陽。西安。漢中。六府。鄖陽有撫治自此始。傑以功進右都御史。踰年卒。部民爲立祠。

秋。七月。黑眚見。

有物金睛修尾。狀如犬貍。負黑氣。夜入民家。至則人昏

迷徧城驚擾男女露處帝常朝奉天門侍衛見之而譁頃之乃定帝于禁中祭告天地以四事自責一用度不節二工役勞民三忠言不聞四仁政不施大學士商輅疏弭災八事曰番僧國師法王毋濫賜印章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許諸臣直言分遣部使錄四省冤獄停不急營造實三邊軍儲守沿邊關隘設雲南巡撫帝優詔褒納

九月令太監汪直刺事

妖人李子龍以符術結太監韋舍私入大內事發伏誅帝心惡之銳欲知外事太監汪直故大藤峽猺種初給事萬妃于昭德宮遷御馬監爲人便黠帝因令易服將校尉一二人密出伺察人莫知也獨都御史王越與結

歡。

冬。十月。京師地震。

十一月。四川巡撫張瓚。[字宗器孝感人]討灣溪[蠻寨名地在今平越府黃平州重安廢司境。]蠻。破之。尋命瓚兼督松潘等諸軍務。討叛番

先是。播州致仕宣慰楊輝言。所屬天壩干[蠻寨名地在今遵義府播州廢司境。]地。及重安長官司所轄灣溪等寨。屢被生苗竊據。請王師進討。詔瓚親至播州。諭還侵地。不服。即征之。[事在十年。]至是。瓚督兵攻敗諸苗。奏設安寧宣撫司。即以輝子友為之。詔從其請。會松潘番寇邊。西鄙繹騷。令瓚兼督松。茂。安。綿。建昌。諸軍務。瓚至軍。審度形勢。令副總兵堯彧軍松潘。參將孫暠軍威疊。為夾攻。計修河西舊路。作

浮梁治月城避偏橋棧道軍獲安行轉餉無阻既而瓚自率兵攻白草壩番寨在龍安府平武縣西南唐吐蕃遺種最爲强悍等數大寨斬獲無算徇茂州疊溪所過降附賊魁皆殲先後破滅五十二砦其他一百五砦悉獻馬納欵諸番盡平留兵戍要害乃班師在十四年

大學士商輅等進續資治通鑑綱目

初景泰中詔纂宋元綱目會英宗復辟事遂寢及帝即位復命商輅等修之至是書成輅等奉表以進凡二十七卷帝爲之序

以戶部侍郎王恕巡撫雲南

大學士商輅先已請設雲南巡撫又以鎮守中官錢能

縱恣不法。議遣大臣有威望者往鎮壓之。乃以恕爲右都御史以行。先是。能遣指揮郭景奏事京師。詐言安南捕盜兵入境。帝即命景齎敕戒約之。舊制。使安南必由廣西。而景直自雲南往。能因遣安南王玉帶綵繒珍奇諸物。給其貢使改道雲南。邊吏格之不得入。能又遣景交通干崖注見前。孟密亦曰猛密。本隸木邦土司。後爲思柄所竊據。事詳後。諸土官。納其金寶。至是。恕皆廉得之。遣騎執景。景懼自殺。因劾能私通外國及諸貪暴不法狀。帝宥能而致其黨九人于法。恕上言。昔交阯以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今日之事。殆又甚焉。陛下何惜一能以安邊徼。能大懼。急屬貴近請召恕還。恕遂改掌南京都察院。事在明年。能事立解。恕据

雲南九月威行徼外黔國公沐琮以下咸慴息奉命
疏凡二十上直聲聞天下　沐琮字廷芳昂之孫

南京大雷雨

丁酉十三年春正月置西廠以太監汪直領之

初成祖置東廠令宦官訪緝逆謀大奸與錦衣衛均權勢至是尚銘領東廠又別設西廠刺事以汪直督之所領緹騎倍東廠勢遠出衛上時南京鎮監覃力明進貢還以百艘載私鹽武城典史詰之力明擊折其齒射殺一人直廉得以聞帝謂直能摘奸益幸直直乃任錦衣百戶韋瑛為心腹屢興大獄冤死者相屬自諸王府邊鎮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羅列民間鬭詈雞狗瑣事輒置重法人情大擾大學士商輅率同官上言陛下委聽

自永樂設立東廠寄宦官以詗術之任固已作法于涼逮憲宗信任汪直復爲特設西廠氣焰鴟張羅織內外其勢益橫甚且擅行逮問易置近臣其初不過因汪直舉發覃力明殺人事嘉其摘奸孰知此正若輩先爲小忠小信以成其大不忠大不信之故智憲宗竟墮其術中深相倚毗自此廠衛乘時竊柄日滋恣肆逮末世而元氣孱削遂以危亡追論禍源憲宗豈得辭作俑之咎邪

斷于直。直又寄耳目于羣小。如韋瑛輩。皆自言承密旨得專刑殺。擅作威福。賊虐良善。陛下若謂摘奸禁亂爲有益。則前此數年。何以帖然無事。且曹欽之變。由逯杲刺事激成。可爲懲鑒。自直用事。卿大夫不安其職。商賈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業。若不亟正。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得疏。愠曰。用一內豎。何遽危天下。誰主此奏者。命太監懷恩覃吉至閣詰責。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逮問。直擅抄沒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邊城要害。守備俄頃不可缺。直一日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直擅收捕留守大臣。諸近侍在帝左右。直輒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無危。輅等同心一意。爲朝廷除害。無有

先後兵部尚書項忠亦倡九卿劾之帝不得已令直歸御馬監調韋瑛邊衞散諸旗校還錦衣中外大悅然帝眷直不衰仍令密出外刺事御史戴縉（南海人）者性險躁干進探知帝意乃假災異建言頌直功德遂詔復開西廠于是直燄愈熾

夏六月斥兵部尚書項忠為民謹身殿大學士商輅引疾歸

初忠倡九卿劾汪直既為奏令郎中姚璧（浙江桐廬人）持詣諸尚書署名先詣吏部尹旻（山東歷城人）卻曰奏出項尚書兵部宜為首璧對曰公六卿之長也旻怒曰今日乃知六卿長邪既署名即遣報直直銜之搆忠下獄（初錦衣千戶吳

綬。從忠討荊襄盜。忠劾其罪。綬深恨之。及是。西廠復設。
直以綬爲腹心。綬遂挾前憾。誣忠受太監黃賜請屬。用
劉江爲汀西都指揮。詔庭鞫之。忠抗辨
不少屈。然衆知出直意。無敢爲之白者。遂斥爲民。直又
諧輅納指揮楊緦金。輅乞罷。聽歸。戴縉乞令兩京大臣
自陳。欲以傾直所不悅者。于是大臣以次陳免者數十
人。士大夫益俛首事直矣。
秋八月。錦衣衛執工部尚書張文質。昌珍州人。下獄。
東廠官校。發雲南百戶左昇私事。詞連掌通政使工部
尚書張文質。錦衣衛遂執下獄。帝不知也。左通政何琮
浙江仁和人。等。以掌印請。帝乃知而釋之。
九月。京師地震。
戊戌十四年春二月。皇太子出閣就學。

太子出閣就學豫教所當

慎重覃吉即老成舊閹亦祇可謹視起居者口授章句廷臣中豈無可簡備宮僚以資啟迪乃委之寺人實為非體幸而吉尚謹愿不致貽累蒙求然欲以是垂訓後人則如馮保等之挾勢攬權未嘗不由于承華保護史家不知履霜堅冰之義反以端本正始歸功于吉無識甚矣

太子雖出閣老奄覃吉朝夕侍左右口授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帝賜太子莊田勸勿受曰天下皆太子有也太子偶從內侍讀佛經吉入太子曰老伴來矣急手孝經時太子方九歲端本正始吉有力焉

三月復開遼東馬市

遼東巡撫陳鉞（河間獻縣人）請開三衛馬市通事劉海姚安肆侵牟朶顏諸部懷怨擾廣寧不復來市尚書王越請令參將布政司各一員監之毋有所侵尅遂治海安之人罪尋令海西及朶顏三衛入市以互市之稅充撫賞

夏六月太白歲星同晝見

汪直行遼東邊

遼東巡撫陳鉞以掩殺冒功激變直欲自往定之而帝命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往安撫直不悅文升馳至鎮宣璽書撫慰無不聽撫者事定直欲攘其功請于帝挾其私黨王英日馳數百里箠撻守令各邊都御史服櫜鞬迎謁供帳百里外至遼東陳鉞郊迎蒲伏廚傳尤盛左右皆有賄直大悅至開原而下令招撫文升乃推功與直直內慚心益不喜而陳鉞益諂事直日夜譖文升思有以中之

秋九月河決開封

壞護城隄五十丈河南巡撫李衍（直隸真定人）上言河南累有河患皆下流壅塞所致宜疏開封西南新城隄下抵

梁家淺舊河口。以洩杏花營注見前。上流。又自八角河口卽八字溝在陳州府淮寧縣東南直抵南頓。注亦見前。分導散漫。以免祥符鄢陵睢陳歸德之災。乃敕衍酌行之。明年正月。遷滎澤縣城于河北。以避水患。而開封隄不久卽塞。

己亥十五年。春正月。修開國功臣墓。無後者置守冢一人。

夏四月。以方士李孜省南昌人。爲太常寺丞。

孜省以江西吏。就選京師。贓事發。匿不歸。時帝好方術。孜省乃學五雷法。厚結中官梁芳錢義。以符籙進。中旨授太常寺丞。御史楊守隨劾孜省贓吏。不宜典祭祀。帝改爲上林苑監丞。然寵幸日盛。許密封奏請。益獻淫邪

方術與梁芳等表裏爲奸。干亂政事。

五月。下兵部侍郎馬文升于獄。謫戍。

汪直勘事遼東還。劾文升行事乖方。逮下獄。謫戍重慶衛。并詰責諸言官容隱不劾奏。廷杖李俊字子英。岐山人。等五十六人。

庚子。十六年春二月。王越襲韃靼于威寧海子。在今正黃旗察哈爾南。一統志。其西南舊有威寧城。金時故縣也。破之。

時汪直怙恩用事。思以邊功自樹。王越附之。會延綏守臣奏寇渡河入靖虜。注見前。越勸直奏請出師。詔以永爲平虜將軍。直監軍。越提督軍務。越說直。令永率大軍由南路。已與直將輕騎循塞垣而西。至大同。間敵帳

中涓錄囚濫觴于正統。體統褻瀆已非一日。但熱審朝審之制。自永樂以來守而不變。何至憲宗竟盡改舊章。概行罷廢。而以奄識大典。尊任宦官。廷臣遂無由過問。紀綱倒置甚矣。況其矜疑放遣。較常倍增。則乃若輩欲假姑息博美名。不復顧明刑本意。濫縱之

在威寧海子。則盡選宣大兩鎮兵二萬。出孤店。關名。在大同縣東北。潛行至猫兒莊。注亦見前。分數道進。值大風雨雪晦冥。進至威寧。寇猶不覺。掩擊破之。斬首四百餘級。獲馬駝牛羊六千。永所出道迂。不見敵無功。由是越封威寧伯。直增祿三百石。

辛丑十七年。夏四月。旱風霾。

命司禮監同法司錄囚。

命太監懷恩同三法司錄囚。自是每五歲內臣審錄以爲常。謂之大審。南京則命內守備行之。初成祖定熱審之例。仁宗命閣臣會審。英宗命三法司同公侯伯朝審。至帝罷不行。而內臣大審。所矜疑放遣。嘗倍于熱審。于

失豈可勝言乃權勢旣崇法司惟視其意指則其所貸者必其通苞苴者也不然必甚流離貧賤與彼無涉者也而其所嚴者必其有嫌隙或受囑託而欲致之於死者也國法尚可問乎而史家猶以多所矜放溢美眞不識事體之甚矣

大理寺爲三尺壇中坐審囚張蓋三法司左右坐御史郎中以下捧牘立唯諾趨走惟謹三法司有所出入輕重俱視中官意不敢忤

五月寇犯宣府汪直王越率師禦之

秋七月雷震郊壇承天門

冬十月以道士鄧常恩爲太常卿

壬寅十八年春三月罷西廠

小中官阿丑工俳優一日于帝前爲醉者謾罵狀人言駕至謾如故言汪太監至則避走曰今日但知汪太監也又爲直狀摻兩鉞趨帝前曰吾將兵仗此兩鉞耳問何鉞曰王越陳鉞也帝欣然而笑稍稍悟會東廠尚銘

汪直藉西廠以肆毒王越陳鉞倚瑞勢以橫行朝臣豈無聞見何竟箝口不言使非阿丑以滑稽進諫憲宗終無由覺悟曾是盈廷衆乃優伶之不若乎迨巨惡既去始摭拾陳言聯章請罷西廠事後之論誰則不能而建言者猶靦然自居於伉直亦可醜矣

獲賊得厚賞直怒其不先告己鉞懼乃廉得其所洩禁中秘語奏之且盡發王越交通不法事帝心始惡直時直越方在宣府以敵退請班師不許陳鉞居兵部代爲請帝切責之兩人始懼至是悉召還京營將士移直越鎮大同寵日衰言者交章請罷西廠許之尋罷陳鉞調王越鎮延綏降直南京御馬監罷西廠不復設中外欣然

夏四月哈商復哈密城

哈商寄居苦峪十年至是率所部兵萬人糾罕東赤斤二衛夜襲哈密城破之伊蘭遁乘勢連復八城遂還居故土帝喜進哈商左都督

六月韃靼寇延綏官軍擊敗之。

伊斯瑪音入寇延綏指揮劉寧字世安。山陽人。敗之于塔兒山在葭州西北。上有小塔。因名。巡撫何喬新字廷秀。文淵之子。指揮同知支玉山西聞喜人。敗之于天窊梁中觜。在山西保德州河曲縣西北。千戶白道山敗之于木瓜園。在葭州府谷縣北。總兵許寧敗之于三里塔。在榆林府榆林縣北。參將董升周璽字廷玉。遷安人。敗之于黑石崖在保德州西南。下臨黃河。時寇扼于邊牆不得出遂大衂。

秋八月大水。

衛漳滹沱並溢。又河南霪雨。自六月至于是月。民居漂没者無算渰死數萬人。

癸卯　十九年夏六月韃靼寇大同官軍敗績。

延綏之役敵勢頗張劉寧等如果分路克捷扼於邊牆大衂之後自應稍知懲懼何甫踰年復侵掠大同則前此之虛妄可知矣至許寧以持重飾其畏葸及官軍覆潰復敢掩敗爲功豈可不加顯僇以作士氣乃僅予降官閒住實爲縱惡失刑軍政之壞至明季而極矣

小王子伊斯瑪音既死其入寇者復稱小王子。率兵三萬寇大同連營五十里殺掠人畜數萬總兵許寧知敵勢盛欲持重俟隙乃斂兵守而遣別將劉寧董升與周璽相掎角寇大掠焚代王別堡王趨戰使衆哭于轅門寧憤與巡撫郭鏜恩縣人。等營城外寇以十餘人爲誘太監蔡新部騎馳擊寧將士爭赴之遇伏大敗死者千餘人會璽等援至寇乃退尋復入寧等掩其敗以捷聞敵既得利長驅入順聖川宣府巡撫秦紘總兵周玉力戰卻之已而巡按程春震發寧敗狀寧與鏜新俱下獄鏜降六官新以初任降三官寧降指揮同知閒住。順聖川在宣化府西寧縣東秦紘字世纓單人周玉字廷璧滁人程春震雲夢人。

秋八月汪直以罪貶王越免

言官交劾汪直王越交結罪詔從末減直降奉御越奪

詔券編管安陸州。三子以功廕得官者。皆削籍。並斥直黨右都御史戴縉爲民。後韋瑛亦坐他事誅。人皆快之。然直竟良死。

九月。召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爲翰林院檢討。尋乞歸。

獻章以舉人家居。讀書晝夜不輟。廣東布政使彭韶。總督朱英。交章薦。乞以禮徵聘。吏部尚書尹旻。謂獻章向聽選京師。非隱士比。安用聘。檄召至京。令就試吏部。獻章稱疾不試。乞歸奉母。乃授檢討以歸。自是屢薦不起。獻章之學。以靜爲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或勸之著述。不答。其所居曰白沙村。學者因稱白沙先生。

旌表曾繼曉江夏人。母朱氏。

符之制所以闡幽維化
達芽譽白屋真苦節者咸

得侍被恩施故再醮之婦即不得與蓋以勵從一之義別嫌不可不嚴也繼曉母本出娼家實爲齊民所不齒乃以緇髡賤乞竟得濫邀綽楔之榮褻國典而玷彝章于斯已極憲宗令不必勘覈似亦知其於成例有違顧曲徇私恩妄行表宅何以立綱常風化之閑乎

繼曉以秘術因梁芳進封國師日誘帝爲法事建大永昌寺于西市逼徙居民數百家糜帑數十萬其母朱氏本娼家女也繼曉自陳乞旌詔不必勘覈旌其門

甲辰二十年春正月京師地震

夏六月以思柄爲孟密宣慰使

孟密雲南土司木邦部內地也初木邦宣慰使罕揲法死其孫罕落法襲職罕揲法有女曰曩罕弄自以分尊不受節制襲據公署自稱天娘子其子思柄自稱宣慰使竊據孟密與木邦貳分兵侵掠黔國公沐琮以聞委三司官往撫曩罕弄驕蹇不服且欲外結交阯逼脅木邦八百諸部琮等復奏聞兵部尚書張鵬鵬于成化初復官累進尚

書。主用兵下 廷臣議。皆以孟密與木邦仇殺。並未侵犯邊境。宜撫。因遣御史程宗常熟人。往撫。事在十八年。曩罕弄畏隣境不平。遣人從間道至京。進金寶。乞別立孟密安撫司。開設治所。直隸布政司。下內閣議。萬安欲許之。劉珝劉吉曰。孟密乃木邦之叛屬。若許之。是周天子命三晉大夫爲諸侯也。土官誰不解體。安曰。不從。則當伐之。往日麓川之敗。不可不戒。珝對曰。何以伐爲。但令守臣嚴邊備。而勅隣境土官合兵感之。彼奚能爲。事將寢。而程宗受安風旨。復奏言曩罕弄與木邦仇殺已久。勢難再合。乞如前請。遂設孟密安撫司。以思柄爲宣慰使。思柄先後奪據木邦地二十七所。自是諸部擾攘。侵奪中國

林俊批鱗得罪張黻疏奏幾危二人皆無言責並著直聲刑曹後府之論足令言官抱愧獨是俊黻詔獄將誅大臣何竟若罔聞知噤無一語而力爭維救乃出懷恩不且為中涓所鄙笑乎懷恩在當時似為俊

用兵且數十年。

旱。

京畿。山東。湖廣。陝西。河南。山西。俱大旱。道殣相望。

秋。九月。乙酉朔。日食。

冬。十月。下刑部員外郎林俊。字待用。莆田人。及都督府經歷張黻吉水人。于獄。尋釋之。並謫官。

俊上疏。請斬妖僧繼曉。并劾太監梁芳罪。帝大怒。下俊詔獄考訊。後府經歷張黻救之。並下獄。帝欲誅二人。司禮太監懷恩力爭。帝怒。投以硯。曰。若助俊訕我。恩免冠。伏地號哭。帝叱出。恩遣人告鎮撫司曰。汝曹諂芳傾俊。俊死。汝曹何以生。遂稱疾不起。帝亦尋悟。獄遂解。俊謫

俊偕林俊皆劾梁芳若輩最爲護局懷恩何獨能不左袒同類轉欲保全直臣或與梁芳素不相能故借此以陽博其名陰立門戶耶

雲南姚州注見前判官。蔵師宗本蠻地元置州今州屬澂江府知州。時言路久塞。兩人直聲震都下。為之語曰。御史在刑曹。黃門出後府。

乙巳二十一年。春正月。甲申朔。星隕有聲。詔羣臣言闕失。

申刻。有光自中天墜。化白氣。曲折上騰。踰時復有赤星如椀。自中天西行。轟然如雷震。帝頗懼。詔羣臣陳闕失。

于是吏部尚書尹旻等。論傳奉官過多。吏科給事中李俊率科臣上疏。畧曰。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曰近倖干紀也。大臣不職也。爵賞太濫也。工役過煩也。進獻無厭也。流亡未復也。天變之來。率由于此。夫內侍之設。國初皆有定制。今或一監而叢十餘人。一事而叅六七輩。或分布藩郡。享王者之奉。或總領邊疆。專大將之權。援引憸邪。投獻奇巧。司錢穀則法外取財。貢方物則多端責賂。殺人者見原。僨事者逃罪。如梁芳韋興陳喜輩。不可枚舉。惟陛下大施剛斷。無令干紀。奉使于外者。悉為召還。用事于內者。嚴加省汰。則近倖戢而天意可回矣。今之大臣。非夤緣內臣。則不得進。其既進

也。非憑依內臣、則不得安。此以財貿官。彼以官鬻財。無怪其賂受四方。而計營三窟也。如尚書殷謙。張鵬。侍郎艾福。杜銘。南京尚書李本。侍郎劉俊。皆老而儒。尚書張鎣。大理卿田景暘。南京尚書張瑄。侍郎尹直。皆清論不慊。惟陛下大加黜罰。勿爲姑息。則大臣知警。而天意可回矣。夫爵以待有德。賞以待有功。今或無故而爵一庸流。或無功而賞一貴倖。方士獻煉服之書。伶人奏曼衍之戲。掾吏胥徒。皆叨官祿。俳優僧道。亦玷班資。一歲而傳奉或至千人。數歲而數千人矣。數千人之祿。歲以數十萬計。是皆國之租稅。民之脂膏。不以養賢才。乃以飽姦蠹。誠可惜也。如李孜省。鄧常恩輩。尤爲誕妄。此招天變之甚者。乞盡罷傳奉官。毋令污玷朝列。則爵賞不濫。而天意可回矣。都城佛剎。迄無寧工。京營軍士。不復遺力。知國師繼曉。假術濟私。糜耗特甚。中外切齒。願陛下內惜資財。外惜人力。不急之役。姑賜停罷。則工役不煩。而天意可回矣。近來規利之徒。率假進奉爲名。或錄一方書。市一玩器。購畫圖。製簪珥。所費不多。獲利十倍。願陛下留府庫之財。爲軍國之備。則能戢息而天意可回矣。陝西。河南。山西。赤地千里。屍骸枕藉。流亡日多。萑苻可慮。願陛下體天心之仁愛。憫生民之困窮。追錄貴倖鹽課。暫假造寺資財。移賑饑民。俾苟存活。則流亡復而天意可回矣。

殷謙。字文撝。涿州人。杜銘。成都金堂人。

諫垣應詔陳言抗論時政憲宗既優旨褒答頗見採行乃彰轉圜之美乃因修省不即加罪而心忌其言既違諮求誠矣初心亦豈得云應天以實至黜陟予奪尤朝廷馭下大權即有應行罷黜之人亦當視其人之自取何可稍存私意顧潛諭部臣出之于外且書名屏扆俟奏遷而後貶之夫豈人君大公至正之

李本。四川富順人。劉俊。河南新鄉人。張鎣。華亭人。田景暘。保定人。奏入。帝優詔答之。降左通政李孜省上林丞。太常卿鄧常恩本寺丞。繼曉革國師爲民。斥罷傳奉官五百餘人。中外大悅。時兩京諸臣。爭應詔陳言。給事中盧瑀。鄞人。御史汪奎。字文燦。婺源人。主事張吉。字克修。餘干人。南京員外郎彭綱。字性仁。清江人。等。言尤愷直。帝以方修省。不罪。然心忌之。密令尹旻出俊。瑀等。且書六十人姓名于屏。俟奏遷則貶遠惡地。未幾。俊。瑀等相繼貶斥。或以他事下吏。孜省。常恩等仍復官。有寵愈甚。

三月。泰山震。

太監梁芳。韋興。糜帑藏爲奇技淫巧。結萬貴妃歡。累朝金七窖俱盡。帝一日。視內藏。詰芳及興曰。糜費帑金實

迴護

宋景公不肯以民歲移災一言而熒惑退舍彼小國之君尚知以民為重為天下主者豈反忽諸况饑饉洊臻閭閻之戚同痌瘝之豈得視如膜外康永韶乃以災祠干進竟謂星變之咎賴秦民饑死當之且指為國家之禎妄誕至此實為喪心病狂憲宗不予

由汝二人。與不敢對。芳曰。建顯靈宮及諸祠廟。為陛下祈萬年福耳。帝曰。吾不汝瑕。後之人將與汝計矣。芳大懼。遂說貴妃勸帝廢太子而立興王。名祐杬。帝第四子。時興王猶未封。此言興王乃史臣追敘之文。太監懷恩固爭。帝不懌。斥居鳳陽。會泰山連震。占者謂應在東宮。帝心懼。寢其事。

夏四月。以康永韶字用和。祁門人。為禮部右侍郎。

永韶故為御史。有直聲。謫知縣。中旨召還。進太常少卿。掌欽天監。時陝西大饑。永韶言。今春星變。當有大咎。賴秦民饑死。足當之。誠國家無疆福。帝悅。擢禮部右侍郎。

秋八月。己卯朔。日食。

九月。劉珝罷。

以斥責反悅其言而重加遷擢是惟知有己而不知有民且並不知民之為己之安身立命處也真可鄙之至矣

萬安與南人相黨附。翊及尹旻王越又與北人爲黨。互相傾軋。翊自以宮僚舊臣。遇事無所囘護。林俊下獄。翊于帝前解之。李孜省輩左道亂政。欲動搖東宮。翊密疏諫。帝皆不悅。翊常斥安負國無耻。安忿。日夜思中翊。汪直寵衰。安揣知西廠可罷。邀翊同奏。翊辭不與。安遂獨奏之。陰使人訐翊與直有連。帝疑未發。會翊子鎰縱誕。日邀妓狎飲。安乃使人爲劉公子曲。增飾穢語。雜教坊院本奏之。帝怒。遣中官持手封書一函詣閣。乃人訐翊書。安與劉吉佯驚救。且言當令乞休。以全始終。翌日翊遂具疏乞休。其實排翊使去者。安吉兩人也。

冬十一月。召馬文升爲兵部尚書。

汪直敗後文升復官都御史巡撫遼東尋總督漕運及是名長兵部李孜省方怙寵文升時有所言孜省深嫉之

十二月以彭華（安福人。時族弟。）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華深刻多計數善伺人短與萬安李孜省相結得入閣素嫉尹旻與安等伺得旻子侍講龍諸陰事下龍詔獄執訊午門多所株連。（侍郎李裕黎淳皆得罪康永韶亦斥爲民。李裕字資德豐城人。）旻致仕去龍除名由是人皆畏華而惡之踰年以風疾罷。

丙午二十二年秋九月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出馬文升代

之。

恕先後應詔陳言凡五十餘奏皆力阻權倖天下傾心慕之時爲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于是貴近皆側目帝亦頗厭苦之是年起用傳奉官恕諫尤切帝愈不悅令恕致仕調文升南京以李孜省譖也朝野大駭

逮廣東布政使陳選字士賢臨海人道卒

選于天順中巡按江西盡斥貪殘吏成化初督學河南汪直出巡御史以下皆拜謁選獨長揖久之進按察使決遣輕繫數百人重囚多所平反囹圄爲空治尚簡易獨于贓吏無所假歷廣東左右布政時詔減省貢獻而市舶中官韋眷肆橫奏乞均徭戶六十人添辦方物選

持詔書爭帝命與其半。由是怒選。番人馬力麻詭稱蘇門答剌使臣欲入貢私市易。眘利其厚賂。將許之。選聞。立逐之。番禺令高瑤發眘通番事。沒其貲巨萬入官。都御史宋旻人淳安不敢詰。選移檄奬之。且聞于朝。眘恨選益甚。遂誣奏選、瑤朋比為貪墨。遣刑部郎中李行人新喻及巡按御史徐同愛人常山勘之。眘賄選所黜吏張褧、令誣証。褧堅不從。拷掠無異辭。行等畏眘。竟以誣獄上。與瑤俱被逮。士民數萬號泣遮留使者。辟除乃得出。至南昌疾作。行阻其醫藥。竟卒。張褧聞選死。哀悼。乃上書曰。竊見故罪人選[illegible]處羣邪之中。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眘通番敗露。知縣瑤按法持之。選移文奬勸。以激貪儒。固賢監司事也。都御史宋旻及同愛納賄養奸。致眘橫行胸臆。摧滅清流。勘官李行頤指煆煉。竟無左証。臣本小吏。誹謗觸法。被選黜罷。實

臣行取眷。謂臣憾選。厚賂𣪍臣。臣雖胥役。敢昧素心。行等逮臣致理。拷掠百端。臣忍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文致其罪。選故剛直。不堪屈辱。憤懣旬日。身嬰重疾。行等幸其殞身。阻其醫療。訖命之日。密走報眷。小人佞毒一至於此。臣擯黜罪人。秉耒田野。百無所圖。誠痛忠良銜屈。而爲聖朝累也。不報。選後追謚忠愍。

遣刑部侍郎何喬新。勘播州土司訟。

播州宣慰使楊輝。欲立庶子友爲嗣。長官張淵。阿順之。安撫宋韜等諫。乃止。輝致仕。嫡子愛嗣。輝與淵謀割地授友。巡撫張瓚受輝賂。爲奏設安寧宣撫司。以友爲之。事具前。至是輝死。友誣愛謀逆。聞于朝。遣喬新往勘。將行。請曰。楊氏主播州五百餘年。蠻夷服從久矣。歷代寬以文法。蓋治之以不治也。今但宜二人面質眞僞。無令驚疑。喬新至。盡得其始末。白愛誣。奪友官。安置他府。斬張

淵。播州遂安。

以尹直爲戸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内閣。預機務。

直官南京八年。鬱鬱不得志。以李孜省力。召爲兵部侍郎。至是取中旨入閣。

丁未 二十三年。春正月。皇貴妃萬氏卒。

妃服用器物。窮極僭擬。中官佞倖。錢能覃勤汪直梁芳韋興輩。皆假貢獻。苛斂民財。傾竭府庫。以結妃歡。四方進奉異物。皆歸之。父兄弟姪。皆授都督指揮千百戸等官。性嫉妒。掖庭御幸有身。飲藥傷墮者無數。至是卒。帝震悼。輟朝七日。謚曰恭肅端慎榮靖皇貴妃。

二月。以李孜省爲禮部右侍郎。

孜省中廢復用。益作威福。縉紳進退。多出其口。前年冬。擢通政使。至是進禮部。掌通政如故。

秋。七月。封子五人爲王。祐杬。興王。已見前。祐棆。帝第五子。岐王。後之藩德安。祐檳。帝第六子。益王。後之藩建昌。祐楎。帝第七子。衡王。後之藩青州。祐橒。帝第八子。雍王。後之藩衡州。

八月。帝崩。

先是。帝不豫。命皇太子視朝于文華殿。及是崩。

九月。太子祐樘即位。是爲孝宗。

赦。

以明年爲弘治元年。

太監梁芳。都督萬喜。萬貴妃弟。及李孜省等有罪。減死謫戍。

史家紀萬妃之事皆謂其驕妒橫行至於後宮有娠盡遭藥墮今以憲宗封建諸子證之知其說殊不足盡信蓋憲宗偏寵萬妃及妃之恃寵驕妒固當時情事所有若謂其專房溺惑則後宮必進御無期何就館之多竟爾繩繩相繼如是年及孝宗初受封共有十人其最幼者乃憲宗第十四子而所云飲藥墮胎者尚不可勝計其生不爲不蕃萬妃即妒毒豈能聽其縱及衆而誕生成立者

且如是之多乎總之宮闈事秘傳聞已不可憑或由衆人深嫉萬安之假附亂政遂歸咎無稽之語以歸罪萬妃紀載家耳食滋訛於成化間事幾不啻漢成時之昭陽禍水而不顧其跡之矛盾亦可怪也

萬安阿奉宮官藉其牽引始進即不以正比至攀附椒房自稱同姓爲梯榮固寵之階尤詭鄙無恥猥闒

言官劾孜省。及其黨鄧常恩趙玉芝之人。番禺人。交結太監芳。外戚喜等諸不法事。論死。上以宅憂謫芳南京少監喜指揮使。孜省常恩玉芝等。戍陝西邊。

冬十月。罷傳奉官奪僧道封號。

帝用科道言。降黜傳奉官通政任傑侍郎蒯綱指揮僉事王榮等二千餘人。罷遣禪師眞人等二百四十餘人。法王佛子國師等七百八十餘人。並追誥敕印仗遣歸本土。

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立皇后張氏。興濟人。

先是。孝穆太后薨。即紀妃。內廷藉藉指萬貴妃。帝即位。魚臺丞徐頊疏請上母妃尊謚。遷葬。並追究薨故。廷臣議

議逮萬氏親屬輒欲以久不往來希圖掩覆小人情態至此畢露矣及爲懷恩所斥猶復靦顏戀棧數跪求哀眞不復知人間有羞愧事豈特劉吉之無所不至哉

逮萬氏親下錦衣鞫治。萬安懼。不知所出。曰。我久與萬家不往來。劉吉亦有連。自危。與尹直共擬旨寢之。帝仁厚。恐傷先帝意。不問。安吉得無事。帝生西宮時。吳后往來保抱惟謹。帝命服膳皆如太后禮。

萬安罷。

帝于宮中得疏一小篋。皆論房中術。末署曰臣安進。帝令太監懷恩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爲邪。安愧汗伏地。不能出聲。庶吉士鄒智（字汝愚。合州人。）御史姜洪（字希範。廣德人。）文貴（湘鄉人。）交章列安罪狀。復令恩就安讀之。安數跪起求哀。無去志。恩直前摘其牙牌曰。可去矣。始惶遽歸第。乞休去。安時年七十餘。尚于道上望三台星。冀復用云。

追謚母紀氏爲孝穆皇太后。

帝悲念太后。遣人求太后家。先是。太后在宮中。嘗自言家賀縣。姓紀。幼不能知親族也。于是有妄冒太后戚畹。以希寵貴者十數輩。後訪得實。皆謫戍。而太后家終不可得。其後禮臣上言。可倣太祖封徐王故事。定擬太后父母封號。立祠桂林致祭。帝詔曰。孝穆太后早棄朕躬。每一思念。愍焉如割。初謂宗親尚可旁求。寧受百欺。冀獲一是。卿等謂歲久無從物色。請加封立廟。以慰聖母之靈。皇祖既有故事。朕心雖不忍。又奚敢違。遂封后父慶元伯。后母伯夫人。立廟桂林府。有司歲時祀焉。大學士尹直撰册文有云。覩漢家堯母之門。增宋室仁宗之慟。帝燕閒念誦。輒欷歔泣下也。

以禮部侍郎徐溥。字時用宜興人。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尋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溥在閣。務守成法。鎮以安靜。嘗言國家法度。所以惠元元者備矣。但患不能守耳。

十一月。召王恕為吏部尚書。以馬文升為左都御史。
時恕致仕家居。言官論薦安者。輒薦恕。司禮監懷恩亦素重之。力勸帝。故即家起用之。

尹直罷。以劉健字希賢洛陽人。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健自為編修。即練習典故。有經濟志。入閣後。正色無所依違。獨以身任天下之重。

逮梁芳李孜省下獄。十二月。孜省死于獄。

芳等既謫戍。遇赦當還。印綬監太監蔣琮（大興人。）言芳等罪大不當赦。復逮下獄。孜省不勝榜掠死。常恩、王芝。坐交結近侍律斬。妻子流二千里。詔免死。仍徙邊。芳卒廢死。

葬茂陵。（在昌平州聚寶山東少南。）

謚曰純皇帝。廟號憲宗。

明史贊曰。憲宗踐阼之後。上景帝尊號。卹于謙之冤。時際休明。朝多耆彥。蠲賦省刑。閭里充足。仁宣之治。庶幾復見。顧以任用汪直。盜竊威柄。爲所蔽惑。久而後覺。宦寺之禍。固可畏哉。

禮部侍郎邱濬進大學衍義補。

濬以真德秀大學衍義。止述修身齊家事。而治國平天

孝宗是時立未逾年諒闇之中本不當舉行耕耤即

下闕焉乃博採羣書以補之至是表上其書帝稱善進濬尚書賚金幣下詔刊行既而濬以書中所載皆可見之行事請摘其要者下內閣議行之帝報可

孝宗皇帝

戊申 弘治元年春正月以何喬新為刑部尚書

喬新以剛正為萬安劉吉所忌帝嗣位初由刑部侍郎晉南京刑部尚書借升秩以遠之中官懷恩詣閣正色曰新君宜用正人胡為出何公安等默然會刑部尚書杜銘罷羣望屬喬新而吉代安為首輔終忌之久不補帝以王恕薦召用之

二月帝耕耤田

六典不可缺亦祇應僅躬秉耒以爲農先乃竟設宴如常實爲非禮馬文升自當因此據理直陳顧不言燕衎之失而止咎教坊之瀆亂宸聽已爲昧於輕重况進言亦自有體正色已足伸讜直何致遽以厲色相干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人子幾諫尚當婉容下氣乃于君父之側悍然徵色發聲敬事之誠安在明代惡習相沿往往憤激沽名而不顧恪恭大義史家擬議轉從而張大其辭不復準諸義理豈可爲訓耶

禮畢。宴羣臣。教坊以雜伎進。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聽耶。斥去之。

罷選淑女。

中官郭鏞。請豫選妃嬪。以廣儲嗣。庶子謝遷（字于喬。餘姚人。）上言。山陵之工未畢。諒闇之痛猶新。此必宦豎巧爲諛詞。以動陛下。非本心也。陛下富于春秋。俟祥禫之後。徐議未晚。願亟寢前命。從之。

封哈密衛左都督哈商爲忠順王。

從其國人請也。

三月。帝視國子監。

揭文武大臣等姓名于文華殿壁。

兩京文武大臣。外官知府守備以上。吏兵二部。並疏其姓名揭于殿壁。如有遷罷。卽以新除者易之。

御經筵命儒臣日講。

謝遷爲講官。務積誠開帝意。每進講。敷詞詳切。帝數稱善。

起用言事謫降諸臣。

主事張吉。餘干人。王純。仙居人。中書舍人丁機。進士李文祥字天瑞。麻城人。敖毓元。新喻人。並以言事遠謫。南京吏部主事儲巏。字靜夫。泰州人。上言五人者旣以直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乞擢置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帝命吏部起用之。

夏。四月。釐祀典。

依洪武舊制。凡祀典所無者悉罷之。

韃靼求貢。

小王子上書求貢。自稱大元汗。時朝廷方務優容。許之。自是與巴延蒙克王（舊作伯顏猛可王。今改。）等屢入貢。漸往來套中出沒爲寇。

六月。癸巳朔日食。

冬。十月。妖僧繼曉伏誅。

法司擬繼曉罪以犯在赦前免死。科臣陳璚（長洲人。）等。劾曉罪大惡極。不當宥。命棄市。

土魯番殺忠順王罕商。復據哈密。

言官以意氣用事明代結習可憎至末流遂以此僨敗況孝宗朝庶政維新而

土魯番阿里死。子阿哈瑪特（舊作阿黑麻。今改。後倣此。）嗣爲蘇勒坦。聞哈密封忠順王。怒曰。哈密非忠順族。安得封。乃僞與結婚。誘而殺之。仍令伊蘭據其地。已而哈密都指揮阿穆呼朗覘伊蘭單弱。阿請援于邊臣。調赤斤罕東兵。夜襲破其城。伊蘭遁去。以力薄不能守。引還。阿穆呼朗舊作阿木郎。今改。後倣此。

己酉二年。春二月。下監察御史湯鼐（字用之。壽州人。）于獄。戍之。

帝即位後。更新庶政。言路大開。庶吉士鄒智進士李文祥交章論劾當路。智疏論萬安持祿怙寵。劉吉附下罔上。尹直挾詐懷奸。文祥疏言。登極詔書。不許風聞言事。昔李林甫持此以禍唐。王安石持此以禍宋。遠近驟聞。莫不驚駭。請再頒明詔。廣求直言。庶不墮奸謀。足彰聖德。鼐意氣尤銳。其所抨擊。間及人望。王恕以盛暑請暫輟經筵。鼐三疏論駁。又嘗劾倘書周洪謨馬文升等。大臣多畏惡之。劉吉尤刺骨。

諸臣所言何摭拾先朝舊事何前日之寒蟬一旦盡變爲鳴鳳乎至王恕等皆以老成佈列班聯初無大過湯鼐乃憑私逞臆抨擊自豪居心已不可問且受知州餽金豔稱妖夢尤非臺省所宜其獲罪實由自取特劉吉以私憾陷嗾糾彈借端搆獄厥惡更甚耳

使人啗御史魏璋鄢陵人曰君能去鼐行僉院事矣璋欣然日夜伺鼐短會壽州知州劉槩濟寧人嘗餽鼐白金遺之書云夢一人騎牛幾墮君手挽之引就道因解之曰人騎牛國姓意者國將傾君扶之引君當道也鼐喜以書示客璋得間適帝遣官賑四川中書舍人吉人長安人薦鼐及劉槩可任璋遂嗾同官陳景隆長樂人劾吉人私立朋黨因及槩貽書狀劉吉從中主之并竄入智與文祥等名悉下詔獄欲盡置之死何喬新彭韶力持之王恕亦上疏申救于是鼐槩戍邊吉人削籍鄒智李文祥貶官璋遂擢大理丞

以馬文升爲兵部尚書兼提督團營

時承平久。兵政廢弛。西北部落。不時窺塞下。文升嚴覈諸將。黜貪懦三十餘人。奸人大怨。夜持弓矢俟其門。作謗書。射入東長安門內。帝聞。詔錦衣衛緝捕。給騎士十二人衛出入。文升因乞休。慰諭之。

夏。五月。河決開封。入沁河。

河決自原武。由開封東北入沁河。舊時黃沁交會于武陟。正統中。河決滎澤而南。不與沁合。其後鑿渠引之。時疏時塞。至是。河自祥符東北翟家口。決埽頭五處。入于沁。溢流爲二。一自于家店。在陽武縣東。經蘭陽縣南。東至歸德。由徐邳入淮。一自封邱縣之荆隆口。在縣東。亦曰金龍口。漫祥符。潰儀封縣之黃陵岡。前注見。東經曹濮。入張秋運河。郡邑多被害。汴梁尤甚。議者請遷開封城以避其害。布政使徐恪。字公

蕭。常熟人。力持不可。乃止。命所司役夫五萬人治之。已而命戸部侍郎白昂武進人。總理其事。昂築陽武長隄。濬宿州古汴河。卽古蒗蕩渠。注已見前。其故道在宿州者。自河南永城縣流入。又東南經靈璧。虹縣。入泗州界。今河已堙塞。有故隄尚存。又濬歸德睢河。注見前。使河流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海。水患稍寧。

秋七月。詔求直言。

京師霾雨。南京風雷。故有是詔。

冬十二月。甲申朔。日食。

賜故少保于謙謚。

加贈光祿大夫上柱國。謚忠愍。立祠墓所。賜額曰旌功。後萬歷中。改謚忠肅。

預備倉之設固欲廣為儲蓄以濟凶荒但良法美意亦當措置有方期於通行無阻若必千里而積粟萬石則窮鄉僻壤何所取資勢必購糴糶騷欲興利而轉以滋弊況令州縣軍官皆以及數者為旌擢則有司惟志在取盈必至橫征苛派累及閭閻何實惠之足言乎

庚戌

三年。春三月。令天下設預備倉。

每十里預積粟萬石。及數為稱職。過者旌擢。不及者罰之。府州縣及軍衛官。視此升黜。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天津。晉書天文志。天津九星橫河中。主四瀆津梁。詔羣臣言闕失。

大學士劉吉等言妖星見天津歷杵臼案內杵三星內臼四星在危宿上。逼營室。注見前。其占為兵為饑為水旱。今兩畿河南山西陝西旱蝗。四川湖廣歲不登。倘明年復然。恐盜賊竊發。禍亂將作。願陛下節用度。罷宴游。屏讒言。斥異教。留懷經史。講求治道。沙河在昌平州南。曰南沙河。下流與北沙河合。至順義縣入白河。修橋。江西造磁器。南海子繕垣墻。俱非急務。宜悉停止

帝嘉納之。初吉在成化時。無所規正。及帝即位。見帝仁明。同列徐溥劉健。皆正人。而吉于閣臣居首。兩人凡有論建。吉每署名于前。竊時譽以自葢焉。

京師地震。

辛亥四年。春三月。逮兩廣總督秦紘。尋免歸。

初紘涖鎮劾總兵官安遠侯柳景。溥之孫。貪暴不法。景逮下獄。法司論當死。以連姻周太后家。有奥援。反許紘不已。命逮紘并鞫。詔宥景死。紘亦罷歸。紘被逮時。方議討後山賊。治軍事畢。從容就道。儀衛騶從不貶損。既踰嶺。囚服就繫。謂官校曰。兩廣蠻夷雜處。總制體尊。遽就拘執。恐損國威。既踰嶺。眞囚矣。人服其得體。

夏六月。地復震。

孝宗初政清明迥非成化時可比但既欲任人圖治即當鑒察正邪持以明斷乃劉吉懷私曲中鄒魯挾怨妄彈致喬新竟不安其位比窮治無驗並不律以誣奏示警僉壬而於魯僅予停俸喬新亦聽其乞休廟堂之上漫無可否致劉

秋八月。封弟五人爲王。

祐楮憲宗第九子。壽王。初封保寧。後以岐王世絶之藩德安。祐梈憲宗第十一子。汝王。之藩衛輝。祐橓憲宗第十二子。涇王。之藩沂州。祐枟憲宗第十三子。榮王。正德中。始之藩常德。祐楷憲宗第十四子。申王。未之藩卒。

罷刑部尚書何喬新。

喬新執法不阿。每重王恕。輕劉吉。吉銜之。會喬新外家與鄉人訟。御史鄒魯當塗人。劾奏喬新受賄曲庇。吉取中旨。下諸人詔獄。喬新乃拜疏乞歸。先是魯覬遷大理丞。喬新薦郎中魏紳曲阜人。補之。魯挾怨。故有是奏。頊之。窮治無驗。魯停俸。喬新亦遂致仕。吉每因事傾異己。御史姜洪。出按湖廣。與總漕都御史爭文移。吉奏貶洪官。又與中官蔣琮訐。謫南京給事中方向。私墾後湖田。并御史姜綰等。俱逮繫論罷。

吉輩恣橫自若而王恕彭韶諸人且相繼引去孝宗之不克大有所爲實由仁厚多而英察少耳

班序後先朝廷自有定制固無容爭競于其閒況大臣當以和衷集事爲期尤不宜介懷位次乃邱濬入

洪等皆嘗劾吉者也。故中之。中外側目。方向字與義桐城人。姜綰。字玉卿。弋陽人。後湖即南北朝元武湖。在上元縣北。宋以後多淤爲田。明時置黃冊庫其中。以官守之。

九月。以彭韶爲刑部尚書。

先是。韶由刑部侍郎。遷吏部。與王恕甄人才。覈功實。仕路爲清。及是。何喬新旣罷。帝以韶代之。

冬。十月。以禮部尚書邱濬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自景泰中。王文以尚書入閣。至是。濬復繼之。初。內閣職任雖重。敘官仍以尚書爲尊。濬在禮部時。王恕亦在吏部。雖同爲尚書。而位居恕下。旣入閣。恕以已長六卿。弗讓也。濬不悅。旣而內宴。在六年二月。濬徑居恕上。其後由侍郎詹事入閣者。班皆列六部尚書上矣。

閣以後因王恕再讓居前心懷不悦輒于內宴特徑據上坐妄自尊崇殊失敬共和衷之義濬獨深於學問者豈明於人而昧於已耶

十二月。土魯番獻還哈密城。

阿哈瑪特既破哈密殺哈商而貢使頻至。帝仍善待之。阿哈瑪特遣使偕賽瑪爾堪貢獅子。甘肅鎮守中官傅德先圖形進。帝納之。比使還。遣中官護行。命內閣草敕。劉吉等言。番戎不宜優寵太過。使輕中國。事遂寢。賽瑪爾堪古罽賓國。注見前。按賽瑪爾堪。舊作撒馬兒罕。今改。由是阿哈瑪特以中國易與。益桀傲。已而帝用馬文升耿裕。字好問。九疇子。言拘留使臣。卻貢物。敕責令悔罪。阿哈瑪特讋懼。遣使叩關。願獻還哈密及前阿里所掠金印。事具前。邊臣以聞。許之。至是果以城印獻還。乃釋所拘使臣而還之。

鳳陽陵火。延九十餘里。

召秦紘爲南京戶部尚書。

言官論紘無罪，詔起之。

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

戶九百十一萬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八萬一千一百五十八。

壬子五年，春二月，減陝西織造絨毼之半。

巡按御史張文（泰州人）言：陝西歲歉之後，民病未甦，司禮監近下帖子，降圖式，織造數百事，並宜停止，以其價振業貧民。命減所織之半。

三月，立子厚照（帝長子，張皇后出）爲皇太子。

夏五月，求遺書。

劉吉擅攬權勢。專以傾軋為能。豈宜令其久玷政府。至是以迕旨見斥。轉未當

六月。下御史彭程（字萬里。鄱陽人。）于獄。尋遣戍。

程巡視光祿寺。見造皇壇祭器。皇壇者。憲宗修齋行法之所也。程疏言。光祿金錢。皆民膏血。用之得當。猶恐病民。況投無益之地。先帝篤信李孜省。繼曉輩。意在求福。今二人已伏辜。不能自保。焉能福人。陛下如有此舉。宜遏之將萌。如無此舉。論臣下逢迎之罪。帝得疏。以程暴揚先帝過失。下錦衣獄。令刑部定罪。詰責光祿卿。停其俸。已而刑部擬程贖杖。帝不許。命與家屬並戍邊。

秋八月。劉吉罷。

帝即位初。吉與萬安尹直。並為言路所劾。未幾安直皆去。而吉獨留。柄政既久。權勢烜赫。帝初頗加委任。後眷

其罪至時論以其耐人彈擊目爲棉花固不免於輕薄吉乃妄肆猜疑遷怒舉子竟令三試不第者盡阻其上進之階逞臆行私奸邪實甚孝宗何輕聽其言不加深察耶

亦漸衰。而吉終無去志。及是帝欲封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券。吉言必盡封二太后家子弟。方可。帝不懌。遣中官至其家。諷令致仕。賜驛歸。憲宗末。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以吉與萬安劉珝同在內閣。尹旻殷謙周洪謨張鵬張鎣劉昭等長六部。于君德闕失。政事汚濁。俱無一語。故以此譏之。及吉爲首輔。言者攻之不已。而吉自如。人因呼爲劉棉花。以其耐彈也。吉疑其言出下第舉子。因請舉人三試不第者。不得復會試。時適當會試期。舉子已輦集都下。禮部爲請。詔姑許入試。後如令。已而吉罷。令亦不行。吉歸踰年。卒。

冬十月。更中鹽法。

洪武時。于各邊開中。令商人募民墾種。築臺堡自相保聚。邊儲以充。成化中。始以銀易米。然未嘗著爲令。至是戶部尚書葉淇。字本清。山陽人。召商納銀。令運司類解太倉。分

給諸邊每引輸銀三四錢有差視國初直加倍而商無守支之苦一時太倉銀累至數百萬然赴邊開中之法廢商屯撤業菽粟翔貴邊儲日虛矣

十一月停納粟例

初成化末開納米事例賑陝西河南諸省饑及是尚書王恕言永樂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餉當時無納粟例糧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比年來一遇災歉輒行捐例人既以財進身欲其砥廉隅爲循吏豈可得也帝卽命止之

癸丑 六年春二月錄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裔世襲指揮使

遇春元孫復。文忠元孫瓚。愈五世孫炳。和六世孫紹宗。皆軍民雜處。無職。命世襲指揮使。以奉先祀。

河決張秋。以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為副都御史。治之。

河決張秋戴家廟。（在東平州西。）挈漕河與汶水合而北行。遣工部侍郎陳政（新昌人。）督治。政尋卒。命廷臣會薦才識堪任者。時大夏為浙江左布政使。以王恕薦。賜勑遣之。時河流湍悍。決口闊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是下流未可治。當治上流。于是即決口西南。開月河三里許。屬之舊河。使通漕。乃濬黃陵岡南賈魯舊河。由曹出徐。以殺水勢。又濬孫家渡口。（在滎澤縣東南。正統中河嘗決此。）別鑿新河。導使南行。由中牟潁川東入淮。又濬祥符四府營淤河。由陳

留至歸德。分爲二。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與會于淮。然後沿張秋兩岸築臺立表。貫索網。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至決口去窒沉艦。壓以大埽。且合且決。隨決隨塞。連晝夜不息。功乃成。帝遣行人往勞。改張秋名安平鎮。大夏又言安平決口既塞。下流已治。黃陵岡居安平鎮之上流。河口廣九十餘丈。荊隆等口。又居黃陵岡之上流。其廣四百三十餘丈。黃河至此。寛漫奔放。必築塞諸口。導河上流。使南下徐淮。庶可爲運道久安之計。廷議如其言。大夏乃興工。（在八年正月。）築塞黃陵岡及荊隆等口。七處。五旬而畢。于是上流河勢。復歸蘭陽考城。逕歸德。徐州。入運河。會淮水。東注于海。南流故道以

復。又築長隄。三百六十里。起胙城。注見前。抵徐州。復築荆隆口等隄。凡一百六十里。起于家店。歷銅瓦廂。在蘭陽縣西北。初名銅牙城。元嘗置縣。後廢。大小二隄相翼。潰決之患始息。水大治。乃召大夏還。

黃河自金明昌中。南北分流。其後南流盛而北流漸微。明正統景泰間。嘗東決大清河入海。雖時即修治。而支渠猶有存者。至黃陵岡既塞。于是黃河始全入于淮。而北流遂絕。

夏四月。土魯番復據哈密。

初。土魯番既獻還哈密城。馬文升言。番人重種類。且素服蒙古。非蒙古後裔鎮之。不可。乃求故忠順王托克托從孫善巴。舊作陝巴。今改。後倣此。襲封為王。以恩克保喇哈商之裔。舊作奄克孛剌。今改。後倣此。為都督同知。阿穆呼朗為都督僉事。輔之。已而諸番索善巴財幣。不得。皆怨。阿穆呼朗又引默克

埒八。掠土魯番牛馬。阿哈瑪特怒。至是。潛兵夜襲哈密。執善巴。支解阿穆呼朗。仍令伊蘭據其地。事聞。命兵部侍郎張海。德州人。都督同知緱謙。前往經畧。先是。哈密變聞。邱濬謂馬文升曰。西陲事重。須公一行。文升曰。西域嗜利。自古未有能為中國患者。徐當靖之。濬復以為言。文升請行。廷臣僉言北寇方熾。本兵不宜遠出。乃推海謙往。二人本庸才。但遣土魯番人歸諭其主。令還侵地。身駐甘州待之。已而阿哈瑪特遣使叩關求貢。詭言願還善巴。及哈密。廷議以番人譎詐。欲棄善巴。閉嘉峪關不通貢使。海等聞之。大喜。不俟命。遽逐土魯番使者。封嘉峪關而還。言官劾其罪。並下吏貶秩。

閏五月。免應天。蘇。松。田租。

以水災。蠲租一百八十餘萬石。

吏部尚書王恕罷。

邱濬與恕不相能。恕考察天下庶官已黜。而濬調旨留

王恕力持國政秉正不阿致為奸邪譖劾被垢而去其事實由于劉濬之陰使害賢由直匪類逞公論然方恕以罷政退閒自宜杜門靜守何乃希心名譽輒欲以佳傳博取虛聲且令其刊布流傳使宵人得據為口實其自檢之疏固亦不能無責耳

之者九十餘人。恕屢爭不能得。因力求罷。不許。太醫院判劉文泰者求遷官。為恕阻衡之。文泰故往來濬家。知濬怏恕。因劾恕變亂選法。且言恕里居時屬人作傳。鏤版行之。歷數先帝之失。無人臣禮。恕知文泰受旨于濬。乃奏辨。乞賜廷鞫。于是下文泰錦衣獄訊狀。詞果連濬。文泰疏中。有云沽直謗君。濬筆也。濬亦疏辨。帝心不悅恕。乃貶文泰御醫。責恕沽名。令焚所鏤版。置濬不問。恕遂連章求去。聽馳驛歸。恕歷中外。五十餘年。天下稱名臣。必首推恕。濬顧尼之。由是衆論大不直濬。

六月蝗。

秋八月京師大雨雹。

禮部尚書倪岳字舜咨。上元人。疏弭災急務。勸帝勤聖學。開言

路。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黜奸貪。進忠直。帝嘉納之。先是。四方所報災異。禮部于歲終類奏。率為具文。岳在部。乃以日月先後彙分條析。末復援証經史。為帝懇切言之。

刑部尚書彭韶罷。

韶昌言正色。與王恕何喬新。稱三老。然每為貴戚近臣所疾。故致仕去。

甲寅 七年。春二月。詔羣臣言闕失。

去冬雷雹風雨拔孝陵樹。故有是詔。

三月。巡撫貴州都御史鄧廷瓚字宗器。巴陵人。討平都勻苗。

都勻苗乜富架長脚等作亂。命廷瓚提督軍務討之。廷瓚與兵備副使吳倬。淳安人。遣熟苗詐降富架。誘入寇。伏

兵擒之。乘勝抵其巢。連破百餘寨。生擒長脚以歸。初。成化中設程番府。即貴陽府。注詳前。廷讚知府事政平令和苗蠻悅服。及是復平苗亂。乃上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注俱見前九長官司。曰都勻。曰平浪。曰邦水。曰平州六洞。曰九名九姓。曰豐寧。曰樂平。曰平定。曰陳蒙爛土。其人皆世祿。恣虐激變。致亂垂數十年。今始克定。請于二衛改設流官。與土官兼治。于是設府一。曰都勻。即治衛城州二。曰獨山。即九名九姓長官司。及是陞為州。屬都勻府。及麻哈。元麻峽縣。明初。為麻哈長官司。及是陞為州。屬都勻府。縣一。曰清平。即治衛城。苗患始息。

命兩畿捕蝗。

民捕蝗一斗。給米倍之。

秋。七月。京師地震。

命工部侍郎徐貫。字源一。淳安人。經理蘇淞水利。

時三吳大水。命貫疏濬水道。貫上言。東南財賦所出。而水患為多。永樂初。命夏原吉濬治。時以吳淞江灩沙浮蕩。未克施工。事具前。迨今九十餘年。港浦愈塞。臣督官相度地勢。濬吳江長橋。即垂虹橋。在縣東。凡七十二洞。蘇舜欽詩。長橋跨空古未有。俗因名長橋。導太湖散入澱山。在松江府青浦縣西。與蘇州府崑山縣接界。水利志。湖中有澱山。故名。陽城。在蘇州府長洲縣東北。東接崑山縣界。崑承。在蘇州府常熟縣東南。一名隱湖。等湖。又開大石。在崑山縣東南。趙屯。在青浦縣西北。等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淞江入海。開白魚洪。鮎魚口。在吳江縣西北。即婁江上源也。等處。洩崑承湖水。由白茆港。注見前。入海。開斜堰。在崑山縣西北。接常熟縣界。七浦。在昭文縣東南。鹽鐵。在常熟縣北。等塘。洩陽城湖水。由七丫港

一名七鴉浦。七浦諸塘下流也。入海。下流既通。于是開湖州之漊涇。在烏程縣西南。洩天目安吉注見前。諸山水。自西南入太湖。吳興志。郡有七十二漊。在烏程者三十八。在長興者三十四。導苕霅之水。注于太湖。開常州之百瀆。在宜興縣。通志。昔人于震澤之口。開瀆百條。故名。後多堙塞。其在縣西南者曰上瀆。在縣東北者曰下瀆。洩溧陽鎮江。練湖。在丹陽縣西北。即古曲阿後湖。今名開家湖。之水。自西北入太湖。又開諸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陰入大江。上流亦通。不復堙塞。初。貫奉命。奏以主事祝萃自隨。及事竣。凡修濬河。涇。港。瀆。湖。塘。斗門。隄岸。百三十五所。役夫二十餘萬。萃之功居多。祝萃。字維貞。海寧人。

八月。以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戍籍居京師。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典誥勅。

東陽官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甚負文名。及是。大學士

論古貴有特識固不當勦
說雷同亦豈可獨徇偏見
邱濬謂岳飛之未必能恢
復論雖未當尚從南渡時

徐溥等以誥勑繁請如先朝王直故事設官專領乃擢東陽入閣典之

九月南京地震

乙卯八年春正月甘肅總兵官劉寧敗寇于涼州韃靼北部伊畢喇伊木王舊作亦卜剌因王今改後仿此等入套駐牧于是小王子及陀羅該子和碩舊作火篩今改後仿此居賀蘭山注見前後與之相倚數為邊患及是入犯涼州寧與戰相持數日擒其長一人寇乃遁去

二月乙卯朔日食

武英殿大學士邱濬卒諡文莊

濬先以目疾免朝參及是卒贈太傅濬在位時以寬大啓上心忠厚變士

勢立言若范仲淹處置西夏苟且許和其失在于畏事而並非多事所見殊爲枘鑿至于秦檜誤國之罪婦孺咸知而忽許其有再造功顛倒是非實足駭人聞聽濬學問尚稱淹貫所補大學衍義自詡其可見施行何評隲之謬不近人情乃至於此蘇軾稱荀卿好爲放言高論而不顧如濬者殆更荀之不如者耳

習。顧性褊隘。著書議論。亦多偏激。嘗譏范仲淹多事。謂岳飛未必能恢復。秦檜有再造功。聞者無不駭其言。

以禮部侍郎李東陽。少詹事謝遷。俱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東陽與遷。同日並用。遷時居憂。力辭。服除。始拜命。東陽工古文辭。閣中疏草必屬之。疏出。多爲人傳誦。

秋七月。以宋儒楊時。從祀孔子廟廷。

定國子監生分撥歷事期。

初洪武中。國子監設六堂。日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以課諸生。行積分法。司業二員。分爲左右。各提調三堂。凡通四書。未通五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一年半以上。文理調暢者。升修道。誠心。又一年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乃升率性。升至率性。乃積分。其法。孟月試本經義一道。仲月試論一道。詔。誥。表。內科一道。季月試經史策一道。判語二條。每試。文理俱優者與一分。理優文劣者與

半分。紕繆者無分。歲內積八分者為及格。與出身。不及者。仍坐堂肄業。又命諸生于各司分習吏事。六部九卿皆有之。謂之歷事。又謂之撥歷。其期以入監年月為先後。送吏部選用。其超異者。奏請上裁。多擢顯官。其常調者。為府州縣六品以下官。已而進士日重。監生日輕。雖積分歷事。不改初法。而監生漸多淹滯。撥歷或至十餘年之久。景泰以後。乃頻減撥歷歲月以疏通之。每歲揀選優者。輒與撥歷。坐監有未及一年者。及是。監生在監者少。而吏部聽選至萬餘人。又不得官。禮部尚書倪岳乃定議。監生諸司歷事。一依舊制。必須日月滿後方許分撥。由是諸生在監稍久。而選人亦不至壅塞。

時林瀚為祭酒。以監生不敷撥歷。請增貢額。岳亦議行之。瀚與國學垂十年。饌銀歲以百數計。悉貯之官。以次

嘗立署舍。師儒免饑。居自瀚始。瀚少子廷機。廷機子燫。三世俱官祭酒。有學行。爲時所稱。 林瀚字亨大。閩人。 廷機字利仁。 燫字貞恒。

冬十二月。復哈密。

阿哈瑪特既據哈密。僭稱汗。侵沙州。廹罕東諸部附已。馬文升言。此寇桀驁不大。創終不知畏。宜用漢陳湯故事襲斬之。以指揮楊翥熟番情。召詢方略。翥備陳哈密可取狀。文升請于帝。勑發罕東赤斤苦峪兵。命副將彭清 字源潔。榆林人。 將之。隸巡撫許進 字季升。靈寶人。 往討。進令清統精騎。出嘉峪關前行。總兵官劉寧繼之。越八日。諸軍俱會伊濟穆爾川 舊作羽集乜川。今改。 夜半。大雨雪。及明。冒雪倍道進。又六日。奄至哈密城下。拔之。伊蘭已先遁去。乃斬其遺

卒撫降餘衆而還。先是。張海等既閉嘉峪關永絕貢道。諸番咸歸阿哈瑪特。及是許進等復潛師直擣哈密。阿哈瑪特益懼。乃于十年冬。送還善巴款關求貢。朝廷許之。仍命善巴為忠順王。哈密復安。

丙辰九年。夏。四月。以周經（字伯常。陽曲人。）為戶部尚書。

時帝寬仁。而戶部尤奸蠹所萃。挾勢行私者。不可勝紀。少不如意。讒毀隨之。經悉按祖宗成憲。略無所顧。寬逋緩征。裁節冗濫。虛冒苛切之風少衰。

下給事中龐泮（字元化。天台人。）御史劉紳（掖縣人。）等于獄。

岷王奏劾武岡知州劉遜。（安福人。）命錦衣官校逮之。泮等率科道官上言。錦衣不宜輕遣。遜所坐微。而王奏牽左證百人。勢難盡逮。請勅撫按官體勘。帝以親王劾一州官。輒交章奏阻。下泮等給事中四十二人。紳等御史二

十人于獄六科署空吏部尚書屠滽鄞縣人請命尚寶司
及中書代收部院封事侍讀學士楊守阯字維立鄞人貽書
責滽滽乃率九卿申救泮等得釋遜亦無事
六月詔舉將才
冬十二月刑部吏徐珪應城人請革東廠黜為民
刑部郎中丁哲乘縣人員外郎王爵安福人斷獄忤東廠法
司承太監楊鵬指擬哲等罪徒先是千戶吳能以女付媒者鬻于樂婦張後轉鬻樂工袁璘能殁妻聶訪得之女怨母鬻己詭言非己母聶與子刧女歸璘往贖不從訟于刑部哲與爵同訊得情璘語不遜哲笞璘數日死御史已驗瘞東廠中官楊鵬從子嘗與女淫遂教璘妻訟冤于鵬且令前媒者證聶非女母鎮撫司論擬奏下法司廷訊女及媒者具吐實法司奏哲等因公杖人死罪當徒聶女止于杖
珪不平抗疏曰臣在刑部三年每見輯問盜賊多東廠

明季言官摭拾虛詞自託高論不過市名沽直究于實政無裨甚至朋黨互分排擊異己更有害于國政人心孫磐所陳未嘗不切中時弊然欲分建言爲四等則亦拘泥而未達事理蓋當時競論嘵嘵負氣與懷私參半若在上者果能虛公鑒别決眞僞以覈是非自可以息羣喙而除結習不此之務而紛紛第其高下又豈正本清源之道乎

鎮撫司緝獲。或校尉挾私誣陷。或爲人報讐。或受首惡贓。令旁人抵罪。刑官洞見其情。莫敢改正。以致多枉殺一人。臣願陛下。革去東廠。以絶禍原。則太平可致。臣一介微軀。自知不免。與其死于虎口。孰若死于朝廷。願陛下斬臣首。行臣言。雖死無恨。帝以其狂誕。發原籍爲民。晳等放歸。已而觀政進士孫磐遼陽人上疏曰。近者言官劾人。率乘勢敢。而排觸奸倖。反出胥吏。議者羞之。請定建言爲四等。最上彈劾權貴。其次補拾闕遺。又其次建白時政。有裨國家。皆分别擢敘。其粉飾文具。循默不言者。則罷黜之。時不能用。後坐以薦。累擢知州。有平盜功。磐累官至河南僉事。